

日 月

谷

博  
藏  
合

讀  
藏  
合

蝶

鏡

增  
刪

金  
壺

印

中人影 汗四冊

小說會 鏡中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回 貝錦萋斐冤沈鳳侶 紧臺冷落議續鵠絃

尹雄伯。他是個性情洒脫的人。（入雄伯夫婦正傳看似與上回文字不連然而脈絡則一氣貫注觀於後事便知）平時對於他的職業却勤勤懇懇非常注意。便是在學校裏教授學生的功課絲毫不肯鬆懈。恨不得將他全副本領都把來灌輸到學生的腦筋裏。所以當中有幾個學生國文狠是高明的却全受的尹先生指導。但是一層大凡一個人在文字上感着特別的興味。若叫他周旋世故體貼人情。是再也不會指揮如意。古語道得好。這就叫做予其角者。奪其齒。兩其翼者。二其足了。哇雄伯不但在社會上有些格格不入。便是他自己。家的那座小小家庭甚麼瑣屑米鹽料量薪水。他也從不曾偶一過問。好在他有一位賢惠精敏的夫人甘碧瑜。能够替他操持家政。他也落得置身事外幹。

完了公務進門便逕引着他那個小兒子談談笑笑真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要算是再快活不過最可笑的像他府上這份門戶每月開支大約至少也要得百元左右偏生雄伯除去勸學所裏的三十五元交給他夫人使用其餘學校裏的上課薪金他兀自送入銀行裏去存放好像他的進款是再闊綽不過這薪金是不消攜入家用的他有時也向碧瑜詢問我們所有的支入抵消所有的支出還是盈餘呢還是虧蝕那碧瑜都告訴他說我們省吃儉用輕易又不添置首飾衣服你這勸學所裏的三十五元儘够敷衍的了你只打疊起精神來在外邊幹事至於家中的勾當不消你煩心一切都有我擔任就是了……雄伯聽他的這些議論心裏好生歡喜格外優遊歲月隨遇而安享受他的家庭幸福背地裏也猜到碧瑜狠有些私蓄便算我的款子交待給他不多密從來不曾有過甚麼勃谿詬諱不料這一年夏末秋初的時候覺得碧瑜日

見消瘦碧瑜的身體素來怯弱。先前雄伯却也不大介意。又因爲三伏天氣他們夫婦久經分床而睡。及至新涼入牖。冰簾銀床窗外的一株梧桐樹兒漸漸有些葉子脫落下來。將那新秋一輪明月和篩銀鏤玉似的照入他們兩人的臥室。雄伯便趁這當兒要求他夫人同宿。碧瑜那裏肯答應。一天一天的支吾下去。又過了些時。委實吃雄伯逼迫不過。方才和他睡在一張床上。歡分蝶枕春滿鴛衾。雄伯才靠近他夫人的肌膚。不覺失驚條怪起來。問道：哎呀！你怎麼剩了這瘦骨一把？而且手心足心也是這般滾熱？這是爲甚緣故？你覺得那裏有甚麼不舒齊的地方……碧瑜含笑說道：你這不是瞎操心？我好端端的一個人又不會害病。那裏會不舒齊？請你好好的安歇罷。明天還得早起去上課。昨天我替你買了好些百合山藥。這秋深天氣，便吃一點補品也不要緊。你在外間事體很忙，倒不要大意損壞了身子……雄伯這時便握着碧瑜的手嘆道：咳！你勸我不要操心。然則你替我操心的地方還少了嗎？比如這補品該是。

你吃才好。我瞧你近來神氣很不充足。臉上的血色簡直又白又淡。那裏像年年的嬌豔和一朵玫瑰花彷彿。其實我們是多年的夫婦。並不要你粧飾得來。告訴我……碧瑜聽到這裏不由輕輕啐了一口。笑說道：瞧你這人說出話來。真是沒輕沒重。我們又不愁衣食。又不愁兒女。在社會上也算得是安樂的了。還有甚麼解不來的心事？我身子不結實。你是知道的。加着近來眼離分娩不遠。一個女人家懷着胎氣。那裏會養得肥頭胖臉呢……雄伯咂舌的說道：胎氣這話也不很確。若說養孩子便該消瘦怎麼？那一年小鈴嘴巴的說道：罷咧！你休得再囉嗦罷！像這樣編派人沒病還得吃你編派出病來呢！我便行病口。隨卽和衣倒在碧瑜腳邊。一夜也不曾好生睡。熟有時坐起身子。伸手去摸摸。

他的額角約莫有五更時分覺得碧瑜身上濕淋淋的出了些透汗四肢便不大發熱雄伯這才將心上一顆石頭放落第二天依舊出去幹他的事務心裏總覺放碧瑜不下平時下了課都得在外面和朋友多聚一會必須等到傍晚方才回家此番却不肯耽擱約莫有晌午光景便推門進來忽匆忙忙走得上樓四面一望只不見碧瑜的身影好生着急又趕下樓去問那個女僕女僕笑道少奶奶吃完了飯將鈴官交給保姆他便出門去了不久總該是回來的時候了雄伯忙問道他可曾告訴你們說到甚麼去處……僕婦又搖頭說道少奶奶不曾說我們又不敢問況少奶奶像這樣走動是常有的事也不止一次不過少爺不會撞見過罷……雄伯聽了好生納悶沒精打采的向樓上去近窗側捺了一會批霞那依然沒見碧瑜回來頓時狐疑起來暗暗說道奇呀怪道碧瑜近來心神恍惚便是吃飯睡覺都有些驚恐恐見了我格外有些

畏懼好像怕我瞧出他甚麼破綻。一般女人家若不是因為在色慾上淘空。這身子斷不會容易這樣虛怯自由。自由解放。解放難道甘碧瑜忽的換了一個連幻佛來過之後他的舉止動靜就入了這詭秘狀態。我是在外時多在家時少幻佛便不親自到來。至於私下裏寄遞函札這也是料不定的……想到這裏。登時把不住心頭上突突的亂跳。正不知道怎麼才好。一眼瞧見櫥櫃旁邊桌上安着一個小金漆皮箱。原是碧瑜長擱放東西用的。隨卽拿手去開箱蓋。却好那箱子並沒鎖上。揭開來一看。祇有兩支戴舊了的珠花以外。便是些信封箋紙。檢了檢也沒有字迹。在上面幾本殘敗的小說。顛倒價亂疊在旁邊。雄伯不由嘆咤一笑。暗暗說道我可是又來瞎操心了。他如果有瞞我的秘密。見若叫我尹雄伯充當一個私家偵探。恐怕連一碗白飯都混不到嘴……他文件以他的爲人。那般細心。如何肯明公正氣的放在這裏。難道不怕吃我瞧。

正在這房裏胡思亂想。猛聽見樓梯上長裙窸窣，猜到是碧瑜脚步聲音。不覺轉嗔爲喜，跑出房來笑嘻嘻的上前迎接。耳邊只聽碧瑜笑道：「哎呀，你們少爺今天爲何回來？恁早！」我真是意想不到……雄伯接著笑道：「我回來，你意想不到不到你出去我也意想不到呢！你也不惜護你的身子，這時候還賴在外面，有甚麼要緊的事去幹？」碧瑜劈頭撞着雄伯，忍不住臉上一紅，覺腮頰旁邊火辣辣的起來，低着脖子也不去答應。幸喜那保姆手裏抱着鈴官，跟隨自己上樓。他便將鈴官順手接過來向椅子上一坐，拿鈴官這小身體遮掩着自己臉上的羞暈。又親親熱熱和鈴官親了一個額搭訕，說你爹獨自在屋裏爲甚。你不進來陪你爹談笑……保姆笑道：「我原要抱小官官上樓，他只是不肯，賴在院子裏要等候阿媽……」碧瑜含笑說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簡直離開你們一步不得了。萬一我死了呢？看你這糊塗小東西怎樣……」碧瑜說到這裏，那股氣便忍不住有些顫巍巍的。雄伯見他這可憐模樣，心裏轉有些不忍起來，笑

道。你。又。何。苦。來。同。這。點。點。小。孩。子。賭。氣。死。呀。活。的。叫。人。聽。着。怪。不。高。興。我。不。過。  
只。問。了。你。一。句。你。能。够。告。訴。我。呢。便。告。訴。我。若。不。肯。告。訴。也。就。罷。了。我。再。固。執。  
些。也。不。能。束。縛。你。這。自。由。行。動。……碧。瑜。這。時。依。舊。將。鈴。官。遞。給。保。姆。冷。笑。了。  
一。聲。向。雄。伯。說。道。我。的。行。動。幾。曾。瞞。過。你。的。左。右。愛。這。深。秋。天。氣。不。涼。不。熱。特。  
地。過。江。去。訪。一。個。女。友。不。料。吃。他。們。留。着。談。天。及。至。進。了。漢。陽。門。天。色。已。經。不。  
早。了。在。往。日。這。時。候。你。也。不。曾。回。家。……他。一。面。說。一。面。便。起。身。進。房。脫。換。衣。  
服。雄。伯。明。知。他。這。些。話。全。是。搪。塞。自。己。雖。不。便。和。他。駁。詰。却。不。住。留。心。窺。探。他。  
的。舉。動。只。見。碧。瑜。忽。然。從。懷。裏。掏。出。一。件。東。西。揭。開。那。金。漆。箱。蓋。拍。的一。聲。向。  
裏。面。擋。進。去。雄。伯。轉。停。了。脚。步。假。裝。着。不。曾。看。見。彼。此。又。談。了。幾。句。閒。話。便。催。  
着。碧。瑜。去。預。備。晚。飯。碧。瑜。和。衣。向。床。上。一。躺。笑。着。說。道。我。委。實。覺。得。狠。困。讓。我。  
休。息。休。息。分。付。僕。婦。他。們。去。替。你。料。理。罷。……雄。伯。笑。道。便。叫。他。們。料。理。去。也。  
是。一。樣。好。在。我。對。於。飲。食。上。也。不。計。較。……說。着。他。早。湊。近。床。邊。挨。身。坐。下。輕。

輕的拿手在碧瑜胸口上按了按埋怨着說道你何苦又跑過江那邊去頑耍  
你可覺得心坎上拍通拍通的亂跳像你這身體論理便該在屋裏靜養呢  
碧瑜使勁將雄伯一推笑道你怎生這樣婆婆媽媽的靜養便能够叫身體  
結實嗎我也略解得衛生像出門去走走這便做叫野外運動……雄伯冷笑  
道運動運動都要等到運動出亂子來那時你才佩服我這好話是拿金子買  
不來的嘩比如三十年前的那一班老太婆可憐閨房都不許他們跑出一  
步也不會見他們都做了一些短命女鬼碧瑜明知他這話裏狠有寓意一時  
臉上又止不住紅暈起來連忙掉轉身子向裏而睡也不拿話來回答雄伯好  
生沒趣只站起來長長嘆了一口氣不多一會僕婦上來請他們晚膳碧瑜也  
恐雄伯生疑只得勉強陪他一同下樓到餐室裏坐定自己對着這碗飯不大  
吃得下去命僕婦倒了小半杯茶撕了一點野鴨腿子將就把那飯吃完一眼  
瞧見雄伯沒精打采又怕他心裏悶出別的變故只得有一搭沒一搭想出話

來和他攀談。先笑着說道：我今天過江，倒打聽得一件新聞告訴你，也應該發笑……雄伯見他夫人這樣和顏悅色，心裏又高興起來，也笑問道：甚麼新聞？又是誰鬧出來的？碧瑜笑道：還有誰呢？便是你那個朋友連幻佛（幻佛的事從碧瑜口中敘出，省文之法，然不料又與雄伯理想上針鋒相對，妙絕）雄伯聽他提到連幻佛三字，登時倒抽了一口冷氣，嘴裏雖不便說，甚至於這一肚皮的疑雲，重新觸起冷冷的問道：然則你今天是和連幻佛在一處的了？碧瑜那裏猜到他的心事，覺得這一句話也不過是個頑話，忙笑道：誰願意去和他廝見？我只是從別人口裏打聽得來的。江那邊有一個女孩子，叫做葛玉痕，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雄伯冷笑道：這葛玉痕是誰？我素來對於女人這方面不大注意的，及不來你們專講究個交際女人家，也是朋友，人家也是朋友。這件新聞想必一定關係着這位葛玉痕了。你且往下說，我聽着呢……碧瑜嘆了一口氣，說道：總而言之，社會上的程度日見其高，社會上。

的。人。品。也。就。日。見。其。壞。據。玉。痕。親。口。告。訴。我。連。幻。佛。原。同。他。哥。子。相。好。他。哥。子。  
是。他。叔。父。生。的。論。他。叔。父。的。財。產。倒。也。着。實。去。得。只。是。過。於。慳。吝。一。點。往。往。招。  
人。的。忌。嫉。幻。佛。辦。的。那。個。報。館。左。右。是。靠。着。敲。竹。槓。度。活。不。知。打。那。裏。得。了。一。  
封。信。上。面。狠。有。些。事。跡。關。係。着。玉。痕。幻。佛。得。了。這。樣。機。會。便。先。通。知。了。他。的。叔。  
父。意。思。想。叫。他。叔。父。出。三。五。千。塊。錢。將。這。封。信。收。回。……雄。伯。將。個。舌。頭。伸。了。  
一。伸。笑。道。哎。唷。好。大。口。氣。一。封。信。便。值。得。这。一。筆。代。價。……碧。瑜。笑。道。你。可。記。  
得。那。一。天。他。在。我。們。這。裏。吃。晚。飯。談。吐。之。間。不。是。隱。隱。的。告。訴。你。他。指。日。可。以。  
發。迹。……雄。伯。笑。道。我。那。裏。記。得。這。些。閒。話。倒。是。葛。小。姐。的。叔。父。接。到。那。信。之。  
後。怎。生。發。付。呢。……碧。瑜。笑。道。告。訴。誰。也。不。能。相。信。原。來。他。這。叔。父。對。於。玉。痕。  
久。經。視。同。陌。路。加。着。他。愛。財。如。命。最。妙。不。過。當。時。便。回。了。連。幻。佛。一。封。信。大。略。  
說。玉。痕。姪。女。不。守。閨。訓。鄙。人。久。思。嚴。行。懲。治。先。生。如。果。得。了。他。的。劣。迹。務。懇。鼎。  
力。趕。緊。在。貴。報。上。發。表。能。够。使。舍。姪。女。身。敗。名。裂。鄙。人。感。激。不。盡。所。有。印。刷。費。

用鄙人願耽任半數。隨後當命小价送番佛十尊。聊資津貼。云云。雄伯聽到這裏。不由撫掌大笑。說道妙冷雋極了。這簡直套的漢高祖分我一杯羹。那條計策。瞧不起葛小姐這位叔父。於歷史上的故事。倒很透熟呢。碧瑜笑道。他又何曾懂得什麼歷史。起先這人原是善棍。出身目下充當着稅卡上的稅員。……雄伯凝神想了想。說道。哦。你說的便是那個葛鏡清嗎？他這差使是鑽的魯國香的狗洞。我們學界裏提到他。誰不是嬉笑怒罵。幻佛和他弄這手段。無怪要大碰其釘子了。碧瑜笑道。連先生得了他這封信。只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在第二天上。老實便將誣嘵玉痕的那封函札在他貴報上。全行登載出來。每一句底下還用了括弧。加上按語。末了又亂七八糟的叙了。一大篇總不外對着玉痕身上發洩他的氣憤。……雄伯嘆道。技止於此了。目下辦報的人。大率依仗他這枝筆桿兒。顛黑倒白。易春爲秋。其實與人也沒大損。他不曉得自己早墮落了自己的人格。不怕你生氣。幻佛原是我的老朋友。

自從他在報館裏當了編輯，我委實有些避若蛇蝎。何以故呢？被蛇蝎咬了一口，搽一些玉樹神油便可以止了疼痛。吃他們咬一口就得叫人引爲終身之憾。是再沒有藥可以醫治的……碧瑜嘆嘆一笑，瞅着雄伯說道：「你這人說話真有些不體不恥。你不打願意姓連的好端端的要生氣？則甚？而且你這番話也未免是有激而談。國度愈文明，報紙愈發達，不見得凡是辦報的都和那敲竹槓的連幻佛一樣……雄伯點頭笑道：『你的話也狠有見地。』報館裏儘有高尙的人格，不過祥麟威鳳可遇而不可求罷。咧比如幻佛幹的這頑意兒，堂堂正正的報紙上可有這種筆墨？沒有報紙天職或是監督政府或是促進社會，幾曾見滿篇滿紙不是攻訐這個便是誹謗那個？便算葛小姐行動上有些不大正當，這是他的私德，與你們有甚麼相干？所謂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何況別有用心，借此覬覦人家的黃白呢……碧瑜將腳蹤了蹤急道：『你說玉痕行動上不大正當，這才冤枉人呢！他有一個兄弟，先前在一

處國民學校裏上學。這教師過病蟬不知怎生愛上玉痕。很想玉痕嫁給他。其實玉痕一點也沒有這意思。後來病蟬死了。沒來由留下這封情書。敘述他有願未遂的心事。意思是想玉痕見了體諒他。用情深摯他。那裏會想到連先生拿來當做把柄。雄伯笑道：「該死！該死！」這麼說起來，一點不錯了。你知道幻佛那一天跑來幹甚麼的？原是因為病蟬身故他的那份遺缺，幻佛叫我替他一個學生叫做孫大福的設法。始終我不會承認。難保他心裏不和我發生芥蒂。以後我勸你對着像幻佛這一千人總宜遠着些好。（一筆兜轉）碧瑜笑道：「誰還肯和這廝們去打交道？我是在一處地方無意中碰著那個玉痕。彼此雖係初見。不料愈談愈覺得親密。幾時我約他到我們屋裏來。你見一見他就知道他與尋常脂粉大不相同。（提綱挈領將下文情事輕輕在此一點）兩人談笑了一會。雄伯瞧他夫人的神態。覺得自己疑惑他的地方未免錯誤。轉笑着催碧瑜上樓去安歇。雄伯睡到半夜時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見碧瑜已經睡熟。

他便悄悄的起身下床。將電燈扭開，徑自去揭那小金漆皮箱的箱蓋。因爲先前見碧瑜匆匆的擋了一件東西在裏面，難保不是和人交換的甚麼贈品。及至翻檢了一下子，除得已經看見過的箋紙和小說以外，却多了一個小手摺兒。雄伯打開來一看，只見上面縱縱橫橫的寫着按月的利息，幾元幾角彷彿業已塗抹了，成了廢物。不由啞然失笑。這時忽聽見碧瑜在牀上咳嗽起來。似乎在那裏翻轉身子。雄伯連忙將那手摺向箱子裏一摔，將蓋蓋好，重行挨入被窩。碧瑜被他喚醒，低低問道：「你又下床？」則甚？雄伯忙道：「我因爲要解手，向房外走了一趟。」碧瑜點頭說道：「外間涼氣狠重，你旣出去，也該多披一件衣服。」我覺得喉嚨裏乾燥得緊，不知茶壺裏可有茶沒有……說着便想拗起身子伸手向旁邊一張。小桌上倒茶。雄伯將他按着說道：「你不要動，等我替你倒罷。」於是雄伯又拔了鞋子，將茶倒了一鍾遞給碧瑜。碧瑜吃了兩口，又漱了漱嘴，吐入痰盂裏。然後倚向枕上，閉目養神。雄伯見他這病體懨懨，想起適才

偷窺他的秘密。心裏免不得十分抱歉。比如我尹雄伯一生不善治家。人生產全虧他一人料理。辦得井井有條。不但造了這所房屋。不曾使用我的銀錢。而且他還有這餘資可借給別的人生出利息來貼補逐日的用度。箱子裏那個摺子一定是向別處收回來的利錢。他既瞞着我。我也不便去問。他有這麼一個善權子母的女人。也算是我尹雄伯一生的幸福了。自己只顧思前想後。不知不覺錯過了宿頭。要想合上眼睡。一會再睡不着。秋夜又長。眼睜睜的盼不到天亮。約莫有五更光景。碧瑜森然呻吟唧唧的嚷。肚腹裏有些疼痛。雄伯猜道他是要分娩。便問他覺得怎樣。碧瑜忍痛說道：「你休着慌。等一會兒再說罷。」雄伯見電燈業已熄滅。窗子上微微透進一派清光來。更忍耐不得。立刻跳下床沿。向樓底下喚醒了保姆和那僕婦。一面命僕婦去招呼穩婆。幸喜鈴官並不會醒。保姆拿幅錦被將他裹得緊緊的。便到廚下去燒水。一會兒見穩婆已到。瞧了瞧。碧瑜覺得時候還早。沒半晌功夫。旭日東升。依雄伯意思便預

備打電話到學校裏去請假碧瑜一定不肯說我是第二次分娩也不會有甚危險何必累你誤了職務況且生產的事與你們男人家毫沒相干快休得這樣婆婆媽媽的你依我的話我反歡喜雄伯無奈只得收拾收拾他自到學校裏上課去了至於他心裏那裏放碧瑜得下雖然站在講台上講說只把不住心坎上拍通拍通亂跳勉強挨到午後有一課還不曾到了鐘點偏生走過一個校役請他到電筒那邊去接電話不知爲甚麼雄伯聽到這一句格外慌得手足無措從電話裏聽見是保姆口氣告訴自己說少奶奶胎不曾下已量絕了好幾次請少爺快點回來雄伯攢下電筒飛也似的跑到教務室裏說明這事別人也勸他趕緊回去這裏的課毫不妨事將課程掉換一下子明天由尹先生來補授也是一樣雄伯道謝了兩句出了校門立刻跳上人力車趕入家裏早見保姆他們愁眉淚眼大家擁在房裏發怔雄伯急得搓手頓腳也不暇和他們詢問立刻搶近床前見那碧瑜粉頸低垂雙眉蹙蹙半時臉上本沒多

血色。到此格外同黃蠟問了。問穩婆。穩婆又說不出緣故。雄伯向碧瑜安慰說道。你休害怕。我替你去請西醫。可好不好。碧瑜微微點了點頭。雄伯便在自家電話室裏打了電話。到那所同仁醫院說明了病勢。果然不到二十分鐘。功夫。醫院裏早來了一位女醫士。到房裏去診察了一會出來。向雄伯說道。這孩子橫在肚腹裏呢。由於穩婆施行手術太早了一些。以至釀成此變故。（書此爲信。穩婆者戒）我們來想個方法。但是孩子的命是保不住的了。雄伯忙道。內人可有礙沒礙。那女醫士皺眉說道。尊夫人身體太弱懷姪時期又未免受了些瞧。急以至血不能養胎。便不出這岔子。臨產當兒也着實危險。事已至此。只好力求尊夫人的安穩。罷。雄伯聽了。向那女醫士着實叮囑了一番。女醫生笑了。笑將衆人都推出房外。帶來的一個助手。兩人在裏面。足足忙了一點多鐘的功夫。才將胎取下。碧瑜又暈了過去。女醫士取出藥水。給他服下方。才慢慢的甦醒。又分付保姆。他們好生伺候。這一月裏總不可再讓產婦受了別。

的委屈要緊要緊醫生走後那個穩婆吃了這場老大沒趣連謝儀都不敢要抱頭鼠竄逃之大吉。雄伯命僕婦將死胎拿去埋葬又輕輕的問碧瑜心裏覺得怎樣。碧瑜有氣無力的不能多和自己說話。雄伯見這情形說不出來心裏的悲痛接二連三的在樓上陪伴碧瑜。學校裏有好幾天不曾去上課。三日以後碧瑜漸漸恢復了神氣。雄伯有時候還和他談到生的這孩子不育狠是可惜碧瑜苦着臉冷笑說道像我們這份家庭兒女多了負擔上也嫌吃力。這點點血胞子死了倒還干淨……說着又長長的嘆了兩口氣。雄伯笑道你想是中了山額夫人的流毒了如何又限制生育起來我們經濟上再不充足些便是添上兩個兒女道不得便養活他們不起你凡事總是過慮所以這身體弄得不大結實……說得碧瑜微笑了笑（無窮心上事盡在不言中爲之一嘆）自是以後尹雄伯依舊辦理他的職務但是碧瑜自從產後虧弱下來益發形容憔悴病體懨懨醫生分付他須得着實調養他又捨不得浪費差不多貴重

些的補品不願輕於嘗試。好不容易挨到滿月的辰光，才勉強能吃一碗半碗粥。飯有時閒得無聊，除得和鈴官消遣，消遣這一個多月以來，也不曾出着大門一步。雄伯早出晚歸，已漸漸將疑惑碧瑜的心全行消滅，也是合當有事。星期這一天，雄伯在外邊逛了半日，終覺得沒精打采，不如還是趕回來瞧瞧碧瑜。免得他獨自坐在屋裏納悶，說也奇怪，剛剛走進大門，忽見那個僕婦在那裏張望，一見雄伯的身影，掉轉脚步忙向院落裏直奔嘴裏，和放連珠爆一般，只顧使勁的咳嗽。第二重階沿石上便是保姆在那裏把風鈴官站在旁邊戲耍。保姆得了僕婦的咳嗽聲音，嚇得將鈴官一推飛也似的奔上樓梯，不住喊着少爺回來了。少爺回來了，這分明是遞個消息給碧瑜知道。雄伯見他來，慌張形狀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偏生鈴官離了保姆，他哇的一聲又哭起來。雄伯震怒非常，握着鈴官的小手，哄騙了他幾句，遂也不肯怠慢，放下鈴官，撞個正着，便發話道：我回來不回來？

有甚麼打緊。你還不快下去帶領小孩子去跌壞了他瞧。你可還得了……保姆也不敢分辨。只嘆噓一笑。他自下樓去了。這當兒雄伯分明聽見房間裏有兩個人的脚步聲音。像是躲避自己。及至揭起門帘進房。只見碧瑜獨自在床沿上。鬢雲撩亂。雖竭力的掩飾。然而他那臉上一朶一朶的紅暈兀自只顧向鬢角旁邊湧起。見了雄伯。轉把個脖子掉轉過去。似乎怕吃雄伯瞧見他的臉色。雄伯從無意中撞出他這樣的破綻。真個瞧科出十分一把無名孽火。止不住要從額角上冒穿屋頂。依他性子。恨不得立時發作。叵耐瞧着碧瑜這瘦骨珊珊。又着實叫人憐憫。捺着一股憤氣。儘管拿眼睛向房裏四下的張望。碧瑜畢竟有些心虛膽怯。勉强陪着笑面問道。你今天向那裏去逛的。倒還回來。已是恨極了。拍這一聲向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冷笑說道。你嫌我討厭將來。我便死在外邊讓你一個人在這屋裏享受清福。可好不好。碧瑜哽咽說道。何

苦來。你又白白的和我淘氣。我又不曾幹錯了事。我這一顆心久遠下去。你總有一天會知道。總算我沒有虧負你的地方……雄伯聽到這裏。暗暗說道。房裏藏著漢子。還說是不會虧負我。我待和你辨白。萬一鬧起來。彼此顏面都不好看。況且當這文明時代。他能够翻轉面皮。說他們這等舉動。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咳。甚麼叫做夫妻。只要這一點愛情。不肯把來託付在你的身上。任你再會監察。些監察。得他這身子。也監察不得。他些顆心罷。比。如我到今日。還不會娶親。這獨身主義。也是免不掉的。我與其坐在這裏。叫他受窘。不如退讓一步。省得再鬧出別的岔子……主意已定。也不再和碧瑜說。甚隨卽拿手撲了。一撲衣服。站起身來。就走入院落裏。只見保姆和那僕婦。指手劃腳的在那裏。那個勸學所好在所裏也安設着床鋪。他老實在那裏歇宿。一共不肯回來。打發僕婦來探視。知道。一時拘他。不轉。只好由他自去。

因為天氣漸冷將他應用的衣服什物一齊送入所裏隔不了三天五天又揀雄伯喜歡吃的飲食親手弄妥貼了疊疊的往這邊送弄得雄伯茫無頭緒想不出一個緣故要說碧瑜有了甚麼外遇他對着我如何還這樣的用情但是這一層你如果坦白無私爲甚麼那一天支派僕婦他們替你巡邏見我進門又流星探馬的上樓去報告我分明不是錯誤那樓板上的脚步聲音和碧瑜那一種張皇形狀簡直是無私有弊便算是我冤枉了你這幾日以來你儘可將你的隱情叫人告訴我或是寫信給我知道那也未嘗不可怎麼依舊含含糊糊的將前番那件事全不提起照這樣看來這些懲懲作用恐怕還是碧瑜施展的一種手段碧瑜碧瑜在這女權發達的當兒你如果不願意和我結合大可向官廳方面提起離婚免得鬼鬼祟祟的轉玷污了我尹雄伯的名譽……想到這裏不由一陣心酸又觸起當初夫婦間的愛情何等親密怎麼眨眨眼。弄成這樣變局可知世界上的事全是空花幻影再也保不住能够持久的雄

伯。其。時。似。乎。大。徹。大。悟。轉。覺。得。心。地。非。常。潔。淨。於。是。擺。脫。一。切。連。他。那。個。心。愛。的。兒。子。小。鈴。官。都。不。願。意。回。去。瞧。一。瞧。了。又。因。爲。湖。北。財。政。吃。軍。閥。搜。括。的。不。少。至。於。學。校。裏。的。薪。水。接。二。連。三。的。發。生。恐。慌。這。一。天。接。到。縣。署。裏。的。公。事。說。是。業。已。向。銀。行。裏。借。了。一。筆。款。項。委。任。勸。學。所。所。長。過。江。向。行。主。接。洽。雄。伯。那。裏。還。敢。怠。慢。立。刻。往。赴。漢。口。剛。剛。將。這。款。子。磋。商。妥。帖。便。出。了。銀。行。走。至。馬。路。上。忽。然。在。人。叢。裏。瞧。見。他。妻。子。碧。瑜。的。身。影。並。不。曾。坐。車。手。裏。只。提。着。一。個。極。小。的。小。皮。包。情。形。狠。是。匆。促。雄。伯。這。才。恍。然。大。悟。暗。自。沈。吟。道。可。是。麼。我。不。回。家。倒。反。給。他。這。巧。當。兒。任。憑。他。東。奔。西。跑。這。一。次。定。然。又。是。來。訪。他。的好。友。了。……雄。伯。一。面。想。一。面。便。悄。悄。的。跟。隨。在。他。後。面。約。莫。離。得。有。一。箭。多。遠。初。則。還。疑。惑。他。往。訪。幻。佛。的。報。館。誰。知。却。又。不。是。左。閃。右。閃。直。向。後。城。馬。路。一。帶。行。去。雄。伯。格。外。詫。異。一。直。追。蹤。到。那。地。方。只。見。一。帶。樹。陰。裏。露。出。半。截。紅。牆。迎。面。有。一。座。庵。門。碧。瑜。將。手。推。了。推。隨。即。進。了。那。庵。雄。伯。暗。笑。道。我。不。信。佛。他。素。來。

也不信佛。怎麼會同和尚打起交涉來了。我偏去撞破他。瞧他拿甚麼話來對付我……當下便也趕至那庵的門首。抬頭一望見上面的匾額刻着蓮慧禪寺四個藍字。雄伯才知道這是尼姑的住址。與和尚沒有交涉。把自己的疑團又消去了一半。只不過覺得碧瑜從來不曾和我說過他同這尼姑來往。此番突然到這庵裏倒叫我着實可駭。況且這些三姑六婆好人很少。壞人極多。以我們這份辦教育事業的人家。平白的迷信釋教。也未免貽人口實……雄伯想到這裏。一脚已踏進山門。穿過那條甬道。眼見得佛殿並沒多人。只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小尼姑。斜倚在欄杆旁邊。磕那瓜子兒。消遣。不防瞧見雄伯進來。他兀自笑吟吟的說道。尹先生你怎麼肯到小庵裏來。隨喜。隨喜……雄伯見他劈口稱自己。尹先生。益發奇詫。也就笑說道。我不會和師傅見過。你怎生會認識我的呢……那尼姑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大意。臉上紅了。忙搭訕笑道。難得先生光降。便請向佛殿上坐一坐……雄伯搖頭說道。坐倒可以不

必。我。是。進。來。訪。一。個。人。的。師。傅。既。認。識。我。便。請。你。引。導。讓。我。和。內。人。見。一。見。  
尼姑假作失驚說道哎呀先生這從何說起少奶奶並沒會見他來呀……  
雄伯聽見他這樣支吾老大不甚願意早放下臉色說道你們休得狡賴我是親眼看見他進門的任憑你再掩飾些我也不信……雄伯說話的聲音漸漸大了早驚動後面那座淨室裏老師太圓淨望着碧瑜踩脚道不好你們尹先先生撞得來了你快向後院子裏去避一避讓我出去打發他走……碧瑜起先半覺得有些畏懼後來一個轉念向圓淨搖搖手笑道既已吃他撞破便讓他進來不妨若再遮掩的轉顯得我們無私有弊了……碧瑜說完這話他早挪動脚步從殿後迎出來笑望着雄伯說道這才算得巧遇呢在路上爲甚不招呼人一聲偏這樣蠍蠍蟄蟄的窺探別人的行徑……雄伯見他這落大方的模樣說出來的話又叫自己狠有些慚愧只得也笑說道我也是無意和你在路上碰着一直跟尋到這裏你近來身子想是結實了走這麼長的

遠道兒倒還不覺甚麼辛苦……碧瑜尙未答話那個老師太早嘻天哈地的來請雄伯到淨室裏去休息。碧瑜在前面引導着說道我先不是告訴過你的。我便在這庵裏常常和幾個女朋友廝會今天因在屋裏閒得難受是以又過來江來散散心兒不料竟和你碰個正着……雄伯剛走入那座淨室一眼早看見有個少年女子見他們進來他也站起身子迎接身上穿了一件布襖面皮黃瘦兩隻深摳摳的眼睛差不多合了縫似的對着雄伯只顧細眯着雙眼瞧望大致還未必瞧得清楚雄伯心裏估量着道這一定是由碧瑜所稱許的那個葛小姐了然而論他這品貌碧瑜就免不得言過其實至於他的學問也就可想而知怪道外間那一班名士在純盜虛聲的當兒往往叫人聞聲相思及至唔對起來也只是個平淡無奇……彼此分坐下來圓淨又忙着遞茶遞水雄伯趁勢向碧瑜笑道你的貴友芳名叫做玉痕的可是這位不是我們倒狠幸會……那女子聽見雄伯將自己當做玉痕不由嘆噓一笑碧瑜也笑起來介

紹說道：王痕並不在這裏。這是許倩霞女士是黃蕉影的夫人。雄伯覺自己的話說得冒失，不免有些慚愧，勉強笑說道：哎唷！蕉影！黃先生我是久仰他大名的報紙上多登他的大作，可惜不曾會過一面……碧瑜冷笑道：你再也休題！這黃先生罷？這位黃先生如今已墮落了人格，便是許女士棲身寺院，也算是出於葛玉痕的義氣。雖然暮鼓晨鐘免不了淒涼况味，然而比較輾轉死於溝壑，總還差強人意些……雄伯失驚問道：哎呀！黃先生也是一個鬚眉男子，怎麼連一個可憐的婦人都不能負保護的責任……碧瑜嘆了一口氣，冷冷的說道：世界上有幾個鬚眉男子能够體貼我們婦人的苦處呢？（無窮感喟隨處觸發）不是我說一句奚落男子的話，越是肚腹裏裝了文字，他的品行就越發不堪。聞問轉不如那些鄉里老兒。一夫一婦倒可以終身偕老，半路上不至出甚麼變故。比如鄉里老兒，他又何嘗知道一夫多妻違反法律？我恐怕這法律還是爲懂得法律的人而設的呢！黃先生醉心自由，至於他的夫人，自

由。不。自。由。他。就。不。暇。顧。及。了。……當。下。遂。將。蕉。影。和。阿。錦。的。事。迹。略。略。告。訴。了。  
頭。雄。伯。一。遍。雄。伯。也。就。義。形。於。色。的。批。駁。了。蕉。影。一。頓。他。們。夫。婦。正。坐。淨。室。裏。交。  
的。妬。羨。暗。想。同。是。一。個。人。怎。麼。尹。少。奶。奶。剛。才。到。我。們。庵。裏。他。們。少。爺。兀。自。放。  
心。不。下。巴。巴。的。尋。來。和。他。親。熱。不。比。我。們。當。尼。姑。的。朝。也。看。經。暮。也。念。佛。說。起。  
來。都。爲。的。修。修。來。世。其。實。在。今。世。守。這。活。寡。的。罪。也。就。够。人。消。受。了。那。裏。管。他。  
甚。麼。來。世。呢。月。因。想。到。這。裏。覺。得。腮。頰。上。狠。有。些。火。辣。辣。的。發。熱。不由。而。然。的。  
捧。了一。杯。茶。送。至。雄。伯。身。邊。雄。伯。忙。欠。身。說。道。得。罪。得。罪。……月。因。將。個。粉。頸。  
扭。嫣。然。微。笑。道。少。爺。休。得。客。氣。這。是。小。尼。的。一。點。敬。意。……說。完。這。話。他。便。  
電。報。碧。瑜。背。面。固。然。沒。生。着。眼。睛。瞧。不。見。他。的。神。態。許。倩。霞。又。和。瞎。子。一。樣。圓。  
淨。老。師。太。這。時。候。早。走。入。他。的。禪。房。一。手。撫。着。佛。珠。一。手。敲。着。算。盤。三。七。二。十。

一四七二十八的在房裏盤算他放出去的利債還有替他的公館裏少奶奶  
姨太太經手的賬目所以沒有功夫陪碧瑜他們閒話（此都是書中綫索勿  
輕輕放過）若在別一個浮蕩少年既然撞着這多情旖旎的小尼當然要學  
一學那竊玉偷香的公子我這一部小說大可一粧點粧點叙這麼一篇尼庵  
豔史了叵耐尹雄伯的爲人再糊塗不過他一生的愛情除得交給在碧瑜身  
上至於以外的女郎不但沒有這思想而且做夢也不會做過這樣好夢任憑  
你月因在這裏施展出渾身的本領他好像不曾瞧見一般依舊絮絮叨叨的  
和他的夫人說長道短他的眼光始終不來光顧月因一下子直把個月亡氣  
得半死沒精打采的退出室外使勁向地下嘔了一口（此一段無異爲世間  
一切幼尼寫照新學家所謂狀賊人道是也關心社會者於此等處不可不注  
意也）再說雄伯聽見玉痕救援許倩霞這番義舉心裏很發出一種欽佩隨  
口便向碧瑜問道你今天出門可是來訪葛小姐的不是他怎麼並不曾來碧

瑜笑道我原是打算訪他的這裏既不會着你如若高興我們便一齊到他住的那個所在和他去談談也不妨事……雄伯還未及答應倩霞忽的笑說道葛小姐已經不住在那裏了你們便跑了去也會不見（事出意外）碧瑜驚問道怎麼怎麼我剛有一個多月不曾出來外間的事簡直不大清楚他好好的是住在那裏有人替他供應房飯用度爲甚又搬了家呢倩霞嘆道凡事仰仗人的鼻息那裏能持久呢（一語破的不獨爲玉痕致慨）我原想將這件事報告姊姊不料你們尹先生來了打了一個岔兒便忘記提起你不是知道玉痕姊姊的景況魯大人雖說勉強看待他都只因他那愛女綺秋逼迫不過到後來便一天一天的淡薄下來玉痕姊姊久想脫離這姓魯的關係無奈綺秋又留着他不放不知他們在廬山避暑的當兒玉痕和綺秋發生了甚麼衝突及至轉回漢口綺秋對他便不似以前的親密處處憎嫌他過於拘謹及不來女學生生活潑的身分這也罷了偏生事有湊巧這一天綺秋替他在學校裏報

了。名。叫。他。進。去。求。學。玉。痕。也。有。不。是。他。勞。口。便。批。駁。那。學。校。風。紀。不。好。不。肯。前。  
去。口。氣。之。間。大。約。不。無。又。激。烈。了。些。因。此。觸。了。綺。秋。小。姐。的。怒。登。時。拍。桌。搶。臺。  
說。玉。痕。姊。姊。不。識。抬。舉。玉。痕。姊。姊。受。了。這。番。激。刺。那。裏。能。够。再。行。容。忍。隨。卽。將。  
姓。魯。的。替。他。辦。的。衣。服。首。飾。一。古。擺。兒。交。待。明。白。子。然。一。身。掣。着。他。那。姨。娘。和。  
一。個。小。兄。弟。搬。向。別。處。居。住。不。過。銀。錢。上。拮。据。一。點。然。而。倒。落。得。脫。然。無。累。不。  
受。人。家。的。欺。壓。綺。秋。原。有。些。小。孩。子。脾。氣。見。這。模。樣。他。又。懊。悔。起。來。也。曾。央。求。  
玉。痕。姊。姊。復。歸。於。好。無。如。玉。痕。執。意。不。肯。也。只。案。罷。了。他。也。常。常。提。到。姊。姊。很。  
有些。放。你。不。下。要。想。過。江。去。訪。問。又。丢。不。掉。他。兄。弟。和。他。姨。娘。依。我。意。思。不。如。  
打。發。人。去。將。他。請。到。這。裏。來。你。們。可。以。叙。叙。心。曲。……碧。瑜。狠。詫。異。的。說。道。到。  
底。有。錢。人。家。的。小。姐。舉。動。都。出。人。意。外。以。愛。始。者。以。仇。終。我。替。魯。綺。秋。狠。不。值。  
得。但。是。打。發。誰。去。請。玉。痕。呢。……倩。霞。笑。道。等。我。去。招。呼。佛。婆。跑。一。趟。他。是。認。  
識。玉。痕。姊。姊。住。址。的。……說。完。這。句。話。他。便。站。起。身。來。向。外。面。走。雄。伯。笑。攔。着。

說道這個大可以不必罷。有我這陌生的人在這裏，彼此見了面，怕不很方便。  
碧瑜笑道：「你幾會見今日的女孩子？怕起陌生的男子來了？」還有我和倩霞在一處哩！狠不用你這樣蠍蠍螫螫！」這時候倩霞已跨出房外，走到前面殿上，低下頭仔細一望，只早見那個佛婆坐在階沿石上，手裏拿着針線縫補他自己的那件破棉襖。倩霞向他招招手，叫他去請玉痕。誰知那佛婆正眼也不瞧他，聽見好像不曾聽見一樣。倩霞急道：「難道你的耳朵聾了不成？」那佛婆冷笑了笑，陰測測的說道：「黃奶奶，你歇着些兒罷。我也不會吃着你的茶飯。像這樣揚威耀武，則甚！」外邊僕婦丫頭多着呢！你要人使喚，就得拿銀子出來。」說到這裏，又自言自語，低低嚼念道：「這幾個月來了誰曾瞧見你賞過？」一塊半塊紙錢子……倩霞吃他奚落得差不多要哭起來，掉轉身子便走。意思想進去告訴圓淨師太，好來申斥那佛婆。一頓不防，在這個當兒，那佛婆忽然將手一拍，笑道：「曹操！曹操就到！偌偌那不是葛小姐？進來了阿彌陀佛！」

又省得我這兩條狗腿委實行動很有些吃力咧……玉痕右臂上剛套着一件小小包裹走至佛婆身邊笑說道好呀你在這裏又編派我甚麼吃我聽見了你瞧可有得饒你……佛婆將棉襖放在籃子裏拍拍身上灰垢站起來笑道誰還敢編派小姐呢適才黃奶奶叫我去請小姐他的氣性狠大等不及我答應就賭氣到裏面去了（偏如此說小人舌尖可畏）玉痕點頭笑道不怪他着急連日北風狠是利害沒有件兩件棉衣服如何搪得這寒氣你瞧我這包裹裏是甚麼特地爲他送得來了……倩霞其時剛剛轉入觀音佛龕背後隱約聽見玉痕的聲音他又縮回身子果然見是玉痕他早滿臉堆下笑來玉痕伸手將他臂膀捏了一下子忙道哎呀你怎生還穿着這布夾襖凍出病來不是要子我替你帶了兩件衣服是我穿過的你不嫌舊權且挨過這一冬再說倩霞謝了又謝重行咁喎着說道好姊姊你在先給我的那幾塊洋錢昨天已經用罄了請你怎生再替我設個法才好……玉痕聽他說到這裏忙伸

手在懷裏掏出十幾枚小銀角。低低向他說道：「目下我也艱窘得狠。這個你先拿去使用罷。但是我們的景況雖說不濟，總還比甘碧瑜寬裕一點。他不是肯坐在屋裏的人呀。如何這地方倒有許多時候不見他來走動呢？」倩霞將小銀角子接在手裏，又取過那個包裹，向肢窩底下一夾重行笑說道：「你瞧我這人有多麼糊塗！打發佛婆去請你，原是爲的碧瑜要和你廝見怎麼談話兒，便將這事撇向腦後。」一共還不曾提起……玉痕聽見碧瑜在這裏歡喜的了不得，也不暇再和倩霞談論三脚兩步的跨入那座淨室，笑道：「碧瑜姊姊，你簡直和我惱了。怎麼眨眨眼倒有三十多天，你不過江來逛逛？累我想念得好苦！」他正說得高興，驟不防抬頭一望，瞧見雄伯和碧瑜並肩坐在一處，不由吃了一嚇，將脚步停住。發憚碧瑜連忙上前攔了玉痕的手，指着雄伯說道：「這是我家鈴官的父親，你們通不曾會過。由我來介紹，介紹可好不好？」雄伯趁勢向玉痕鞠了一躬，玉痕也還禮，不迭微笑說道：「久仰尹先生的道德學問，只

恨無由。晉接難得在這裏遇着真是聞名不如見面了……雄伯見他談吐不俗心裏也暗暗佩服只是急切想不起甚麼話來回答轉期期艾艾的謙遜了幾句反將自己的臉蛋子漲得通紅……玉痕笑了。一笑轉過頭向碧瑜問道：「姊姊近來益發消瘦了。這些時身體可還結實？」碧瑜答道：「一月以來幾乎和姊姊不得相見。目下才算能够出門行動行動只是走多路終究有些氣喘。當下便將分娩危險的事告訴了玉痕。玉痕這才恍然大悟又搭訕向雄伯說：「道我這姊姊病體還不曾復原。尹先生總得延請醫士替他料理要緊。萬一遷延下去……說到這裏又咽住了。雄伯不好說出和碧瑜賭氣的話只得拿別的言語來敷衍。玉痕兩人又談到教育上去。玉痕便問省裏辦的女學是那幾處辦法。完善雄伯在教育事業上再熟悉不過隨卽滔滔滾滾說得十分詳細。碧瑜見他們談興正豪他卻趁勢走了出房悄悄的來會圓淨師。太只見圓淨詳細搭着他自己臥室裏靠窗一張桌子旁邊耳邊夾着一枝毛筆手裏滴滴搭搭淨淨細細。

的在那裏撥算盤珠兒袖口上套着一串一百單八顆烏木佛珠（怪狀如畫）眼見着碧瑜進來他的身子動也不動微微嘴一撅似乎叫碧瑜在側首椅子上坐下他嘴裏仍舊噦哩咕噜一千八百八二千四百四的價念然後將耳朵上的毛筆取下正色向碧瑜說道大奶奶你總得和你雄伯先生說明了才好光是這樣累下去如何說法……笑談了我沒有個不相信你的地方但是馬姨太再精靈不過深恐我們念佛的人將來受累俗語說得好老鼠拖鋤錘越拖越重像這一百塊錢不知費了我的多少唇舌不幸你又病了一個多月以前的利息一共還不曾繳得清楚我適才拿算盤算一算在這款裏扣除除了只該找給你八十八塊你可願意不願意你若不願意呢好在洋錢是文風不動我仍拿去還結馬姨太也好……碧瑜這時候忙堆下滿臉笑容說不迭的願意願意……圓淨點了點頭方才慢吞吞的開了櫥櫃取了一疊鈔票夾七夾八兩下點明了數目又將那枝筆遞給碧瑜叫他親自寫了憑據畫好花押圓

淨拿在手裏又說道趁尹先生在外邊我們也來請他添個花押罷碧瑜使勁扯着圓淨的大袖子央告道這個可使不得務請師太原諒則個圓淨詫異道你這位大奶奶真怪你全爲的正用又不是賭輸了一肩重擔子不讓你們先生分扛着是何用意卽如那一次月因回來告訴我說躲在你的樓上幾乎把他嚇死了險些吃你們先生瞧出破綻我當時還劈頭罵了他一頓罵他太不濟事你便挺身出來難道還怕尹先生將你當做姦夫不成（以上事迹從圓淨口中點出使讀者無意領會）碧瑜急得通紅了臉嘆了一口氣說道師太你知道可憐我們先生終日辛苦苦的在外面辦事他又不大理會得家中瑣務我忍心拿這米鹽醬醋飲食日用一點半點的向他糾纏萬一將他糾纏出岔枝兒來老實說像我們這份寒士人家死十個甘碧瑜毫不打緊死一個……他說到這裏止不住那淚點子和斷了線珍珠一樣撲簌簌的直滾下圓淨見他這可憐模樣不覺也替他有些傷感隨卽笑說道罷咧你旣這樣

說我也不堪苦你。難你將鈔票揣好了罷。若再耽擱久了。恐怕尹先生要起疑心……碧瑜十分感激。忙提起手帕。將淚痕揩淨。重走入淨室。雄伯見時。候已是不早。望着碧瑜。說道：我還有公事纏在身上呢。不能在這裏久坐了。你也該打算過江家裏僕婦。他們是靠不住的。碧瑜笑道：你幾時回家去走走？鈴官子狠記掛你。雄伯道：總在早晚。我一定回來看望你們母子。說罷便起身。向玉痕告辭。玉痕向他也欠了欠。柳腰雄伯走後。玉痕笑着碧瑜。說道：你們賢夫婦是一齊兒到這裏來的。碧瑜笑道：他和我惱得好久了。舍間那座大門賭氣不肯進去。偏生冤家路窄。今天在馬路上忽然吃他撞見。一直跟蹤到這庵裏。足見我們女人家不能做虧心的事。憑你再秘密些。都得露出馬腳……於瑜嘆息了一會。轉是那個許倩霞笑得顛頭。播腦指着碧瑜。說道：這個也不怪你們尹先生。疑惑他那裏曉得這光頭兒是尼姑。不是和尚呢……碧瑜也

不去理會。倩霞搭訕着向玉痕問道：怎生這樣巧？你也到這裏走動？玉痕指着倩霞說道：我是爲的我這姊姊替他送了兩件衣服過來，好讓他度過這冬天。再說……碧瑜聽見這話，不由擰了一擰，攜了玉痕的手，說道：我們一路走罷。玉痕點頭別過，倩霞彼此都走出庵外。那時天色漸暮，四面彤雲密佈，彷彿有雨雪的意思。圍場外邊一帶樹木被北風吹得獵獵的響。碧瑜停住脚步，向玉痕低低的說道：你手頭也狠拮据，只顧關切着倩霞這年殘歲底，怕免不得要打飢荒？你也該籌款子才是道理。玉痕慘然說道：過到那裏再說？到那裏誰及得你這樣苦心孤詣？東挪西湊將來，怎生結局好？在我們除得霆兒學費以外，也沒有多大的費用。碧瑜忽的打開手帕，在裏面檢出二十元鈔票遞給玉痕，說：姊姊權且拿去用罷。等到年底下，我若能够借到大宗款項，你再到我這裏來我替你設法。（深情若揭，可感可泣，惜乎雖有此話，終無其事一見之後，且永不復見也，哀哉！）玉痕那裏肯拿手去接，說道：姊姊，你這才是從井救

人。呢。好。容。易。你。想。來。的。法。子。我。怎。生。可。以。拿。去。使。用。快。別。要。如。此。  
碧。瑜。見。他。這。樣。嚴。聲。厲。色。不。覺。好。笑。起。來。說。道。這。又。算。什。麼。呢。你。若。過。意。  
不。去。等。你。有。了。錢。再。拿。來。還。我。由。我。還。圓。淨。師。太。也。是。一。樣。如。果。你。再。拒。絕。便。  
是。瞧。我。不。起。……玉。痕。不。得。己。在。裏。面。只。取。出。十。元。一。張。的。鈔。票。其。餘。仍。交。還。  
碧。瑜。碧。瑜。覺。得。在。這。曠。地。上。站。得。久。了。一。陣。冷。風。鑽。入。衣。領。登。時。打。了一。個。寒。  
噤。渾。身。便。有。些。發。抖。忙。將。脖。子。縮。了。縮。說。我。們。快。走。罷。幾。時。我。再。來。看。你。玉。痕。  
也。道。橫。豎。這。庵。裏。姊。姊。少。不。得。要。長。長。走。動。的。到。時。招。我。一。聲。我。便。出。來。和。  
姊。姊。廝。會。……兩。人。當。時。便。分。了。手。玉。痕。打。從。原。路。走。回。這。地。方。狠。是。荒。僻。比。  
不。得。欹。生。路。那。一。帶。熱。鬧。剛。剛。繞。轉。了。一。條。馬。路。霆。兒。上。學。的。座。那。學。校。看。看。  
離。此。不。遠。計。算。時。刻。覺。得。霆。兒。也。該。下。課。了。正。自。沈。吟。猛。見。那。一。片。荒。場。上。圍。  
攏。着。一。大。羣。小。學。生。跳。躍。齊。聲。在。那。裏。喊。看。決。鬥。看。決。鬥。有的。猴。在。枯。樹。  
上。有。的。蹲。在。土。堆。上。快。樂。玉。痕。瞧。了。暗。暗。好。笑。說。該。中。國。要。强。了。這。點。點。

年紀的小孩子居然有尚武的精神。一時高興便也踅近那所在。只見那圍場當中果然有兩個小學生脫掉長衣服在那裏。你揪着我。我揪着你。拚命的廝打。所有他們的書包和衣服放在一處都擋在枯草地上。玉痕不防這廝打學生內中正有一個是他的兄弟葛霆。那一個自己却不認識。不由勃然大怒。搶入裏面吆喝着說道霆兒好呀。下了課你不回家轉躲在這裏和人家鬥等我明天替你們去告訴老師……一面說一面便拖着霆兒的臂膀替他分解下來那些瞧熱鬧的學生聽見訴老師這句話大家吃了一嚇。登時得星散便是那個和霆兒廝打的也揀了自己的書包衣服掉轉臉還喃喃罵了幾句。然後隨着衆人跑了。玉痕氣得抖抖的先打了霆兒一下。指着罵道你是好好人家子弟用心讀書轉一味的好勇鬪狠快跟隨我到屋去。看我有得饒你……霆兒平素本來懼怕玉痕。自知闖下了亂子。大氣也不敢出。只得乖乖的將衣服穿好。挾了書包。躊躇的跟着玉痕回家。陶氏見不裏他。跑們氣的廝

這情形笑問道你們姊弟倆在那裏碰見的怎麼這樣齊巧……玉痕冷笑道你問問他罷膽子越開越大了派他躲在外邊和同學的打架你是沒有個父親的孩子萬一失了手吃人家打出殘傷暗疾來怎生是好……玉痕提到父親兩字止不住簌簌的落下眼淚陶氏也夾頭夾臉的罵霆兒膽大糊塗順手拿起一根裁尺按倒霆兒在凳上狠打了幾下霆兒哭道他不該罵我姊姊偷漢子我平時都不理他他益發罵得起勁常常在課室裏拿指頭刮臉羞我別的學生也有附和他的惟有他最駭得利害我委實氣他不過才約在荒場上同他拚命陶氏這才將他放下來問道這些小促狹崽子那裏有這些舌頭嚼你敢是編謊霆兒急道我爲甚編謊呢他替我告訴同學說我們先前那個過先生是他嫡親舅舅同姊姊狠有些不睦不尬他舅舅是害了相思病死的你們如若不相信漢口報紙上都刻着這話……玉痕聽到這裏把兩隻衣袖已經哭濕了站在旁邊也不好說甚麼霆兒又接着說道這小雜種只管會罵人

他也不想想自己有和我好的同學也會在背後告訴我他的那姑母才醞醕呢生成一副缺嘴他不曉他醜鬼似的還到處尋人去攀相好新近不是和一個姓劉的打得火熱……陶氏冷笑道然則你想也罵他的了……霆兒哭道他既然揭我們的短處我也不是沒長着舌頭爲甚不揭他的短處將來仇結深了我都得同他拚個你死我活……陶氏掉轉頭望着玉痕笑道你瞧瞧這班小畜生年紀都沒多大怎麼說出話來簡直和成了人的一樣如今的世界可是人促天低了我怕他們一定是反叛轉世……玉痕此時嗚咽得一句也不能回答早轉身進房倒在床上儘哭（哀情苦緒使人聞而嗚咽在新學家見之又曰玉痕太不文明）陶氏不由也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說道唉辦報罷咧何苦白遭踢人家的名譽大小姐你也不用這樣氣惱推原禍始這也是你叔叔作成你的你叔叔若肯拚着多出幾兩銀子人家又伺至幹這沒天理的事……玉痕拭了淚眼良久才開口說道姨娘你埋怨則甚呢我只怨我的理

命你轉該叮囑叮囑。霆兒叫他不用輕口薄舌的挑剔那孩子的姑母。雖說這些沒廉恥的勾當在今日沒關緊要。然而你們是捧書本子的學生。輕薄狠了也有損自己的道德。……霆兒在外說道：姊姊既這樣說，我都依着就是。玉痕這一晚沒打采的便不曾出來吃飯。陶氏因此又觸起了他的牢騷。囁囁叨叨的跑向玉痕房裏冷笑說道：大小姐，你只又何苦呢？氣死了還有誰來可憐你？我早就勸過你的呀！在世上混混罷了。管他甚麼廉恥不廉恥？說句蠢話。女人家除得偷人養漢。其餘便通一些正不妨事。魯大人那樣看待你？他的小姐便有一言半語。你總得容納他些好了。爲甚麼好端端的賭氣出來。自去告貸幾文。你又不肯在你以爲像這樣才有骨氣。要曉得一個人有了骨氣。那便是討飯的本根。（慨乎言之如陶姨設想者正不乏人）玉痕因爲他這一番絮聒才想起甘碧瑜給自己的那十塊洋錢。當下便從懷裏掏出鈔票遞給。

辨免得大家傷了和氣等過年的當兒凡事總有我呢決不累姨娘受罪而且霆兒的學費雖不算多也須得預先打算打算……其時陶姨因爲有了十塊洋錢到手想要和他說幾句却也不便再說了攏着霆兒到他們自己房裏去睡覺惟有玉痕思前想後覺得做了一個女子絲毫職業沒有也不是個辦法今年也不消說了明春總得和那尹先生去商議商議請他替我覓一處好好女子學校圖個下半世的自立主意己定也就沉沉睡去天寒日短那日子格外過得飛快有時到那蓮慧庵裏去打聽碧瑜的消息遇着那個師太圓淨這着急呢葛小姐這是你曉得的光是我代他經手款項已經離二千塊洋錢不少遠萬一他倒下頭來這事怕就狠有些棘手哼哼好在我們是佛門子弟他能一個銅鈔兒也不能少我……圓淨只顧囁嚅叨叨說個不

住玉痕心裏早吃了一赫也不暇聽他這些囁嚅的話。匆匆回去收拾收拾。逕自過江來瞧望碧瑜的病勢。碧瑜這時候早就不能下床房裏熱烘烘燒着炭火。他兀是擁被倚在枕上。一見了玉痕歡喜得甚麼似的笑道：好姊姊你竟多情得狠巴巴的跑來看望我。隨便在榻邊坐坐罷。我這幾天委頓非常可是不能和你講禮了……玉痕一面拿話安慰他。一面瞧他的神氣。只見他瘦骨一一把比較那一次在庵裏會見的形狀大不相同。不由滴下眼淚來。低低問道：姊姊。你覺得心裏怎麼樣？凡事總得打開些懷抱。這病才有回復的希望……碧瑜輕輕握着玉痕手腕。慘笑道：姊姊休代我過慮。別人覺得這死是個畏途。至於妹子却不怕。死了倒落得無罣無礙一身乾淨。不過愛根未斷除得。我家還不錯。要叫他整頓這份家庭。怕就沒有美滿的結果。歷年以來我已是心力交瘁。却不料依舊將這重擔子交給他去負荷。這是我死後的抱憾。然而也說。

不得了。我只盼望他將來娶一房妻子和我一樣能够叫他不在錢財上操心。碧瑜說到這裏止不住一陣一陣喘嗽起來。玉痕聽了好生難受只得搭訕問道姊姊病成這個模樣如何不見尹先生在屋裏他倒可以放心得下嗎？碧瑜嘆道這也是一種冤枉因為月因有一天跑來討索利息正坐在我這樓上他偏生一頭直撞進來我是瞞着他的如何能够叫他瞧見月因的身影一時情急將月因藏在床後他雖不曾說破由此便生了一片疑心自是以後雖然勉強回來走走對着我總是沒精打采唉我和雄伯結婚也將近六七個年頭了我的爲人他一共還不曾諒解你叫我瞧起來怎不灰心短氣……說着也就嗚咽哭了……玉痕既見他這可憐模樣又觸動自家的身世登時一陣心酸兩個人臉對臉的哭得無休無歇僕婦擋上手巾給他們擦臉擦過了那僕婦依舊站着不動碧瑜向他將手一揮他才退出房外碧瑜這時使勁在手指上褪下一枚鑲嵌玫瑰紫寶石的戒指遞在玉痕手裏哽咽說道難得姊

姊肯過來瞧瞧我此會之後怕再沒有見面的日子了這戒指放在你的身邊留着做一個紀念如果你年底下不敷使用還可將他拿去質押隨後有錢再贖出來也是一樣……玉痕那裏肯受忙道姊姊你的境況不見得比我充足還是你留下使用罷我們相好也不在乎這些形迹……碧瑜急道你只是不把我當做朋友看待了我窮雖窮衣服首飾却還文風不動俗語說得好虱多不癩債多不愁這戒指能值幾何我便留下來也不彀西風一浪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快過江去罷可惜我病得利害不然像姊姊到舍間來也該留你吃個便飯才是道理我知道你是不怪我的回去之後便好聽我的死信人生在世總不免這撒手一掉你聽了千萬不要傷心……說畢故意一笑其實他這笑比哭還叫人難受玉痕套好了戒指又安慰了他好多言語然後才渡江轉回漢口一路上越想越慘覺得做了一個女人毫無趣味比如碧瑜嫁給了尹雄伯這段姻緣也算得是美滿的了然而他還有這般難言之隱像我玉痕的前

途。幸。福。也。就。可。想。而。知。了。回。家。將。這。事。告。訴。了。陶。姨。陶。姨。也。替。他。扼。腕。喃。喃。呐。的。說。道。唉。像。我。們。這。窮。寡。婦。死。了。倒。不。甚。可。惜。爲。甚。有。錢。有。勢。的。少。奶。奶。白。白。的。不。讓。他。活。在。世。上。有。錢。的。人。可。惜。不。能。拿。錢。買。命。否。則。我。倒。願。意。去。爲。他。替。死。玉。痕。也。忍。笑。說。道。幸。是。這。樣。萬。一。有。拿。錢。買。命。的。希。望。目。下。那。些。軍。閥。大。老。還。要。拚。命。價。去。搜。括。民。脂。民。膏。呢。……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眨。眨。眼。已。過。了。臘。月。中。旬。他。們。家。裏。雖。然。沒。有。甚。麼。債。務。至。於。年。間。的。一。切。用。度。都。得。累。玉。痕。自。己。籌。畫。陶。姨。又。不。時。的。來。和。他。薰。惱。玉。痕。那。裏。捨。得。去。質。押。這。枚。戒。指。只。得。從。箱。子。裏。頭。檢。出。幾。件。整。齊。衣。服。交。給。陶。姨。聽。憑。他。或。當。或。賣。陶。姨。接。入。手。裏。正。待。出。門。忽。然。轉。身。送。入。一。張。紙。條。兒。進。來。玉。痕。一看。正。是。那。個。甘。碧。瑜。的。報。喪。訃。聞。輕。輕。將。脚。一。跺。那。眼。淚。便。如。雨。而。下。陶。姨。問。他。的。緣。故。玉。痕。哭。着。說。道。可。憐。可。憐。甘。女。士。竟。自。死。了。陶。姨。冷。笑。道。這。才。不。巧。瞎。你。得。着。這。信。少。不。得。一。趟。衣。服。權。且。留。在。這。裏。給。你。穿。罷。好。在。離。年。底。還。遠。也。不。必。忙。在。要。

時……玉痕見他這話也狠有理隨卽點頭取了一件半新不舊的皮襖子。套上大踏步就走陶姨在後面叮囑說道天寒水冷你這身體不大結實也不必在人家過於傷心你便哭死了還能够叫他活轉來不成……玉痕也不暇回答一路走一路嗚咽搭了小輪船過江慌慌張張趕至尹宅門首覺得門庭如故人物已非他含着滿眶清淚三脚兩步搶入內室只見碧瑜的屍體已安放在樓下紙灰燭淚繡襯錦裙躺着一個不言不語的少婦玉痕想起平素彼此的交誼以及臨危的那番言語登時放聲慟哭得力竭聲嘶然後由保姆他們勸住只才留神向四下裏望了望第一個便瞧見那個圓淨老師太坐在右首房間裏向他點頭另外還有一個婦人帶着十歲左右的小男孩子猴在堂屋裏身邊安放着飯桶什物另外還有些污穢狼籍的器具堆得亂七八糟像在那裏住了好幾天不曾回去的光景玉痕認得他不是別人正是專放利債那個過老師的阿媽自家心裏明白便回頭向那保姆問道你們少奶奶是

幾時嚥氣的怎麼不見尹先生的影子。難道他還賭氣不會回來……那個保姆滿眼抹淚的說道回來是回來了只是氣得跳上跳下想他一點眼淚也沒有鬧了好一會吃幾個朋友將他約出去大約是瞧看棺木去了可憐我們少奶奶心血直燒了一夜挨至天亮方才沒有氣息昨晚就分付我們等他死下才寫信給你小姐又說他的委曲只有你小姐全行明白玉痕聽見這話又忍不住哭了鈴官還小跳跳鑽鑽挨近他母親身旁伸着小手索他母親抱他見他母親不理他便不住一聲一聲媽的叫喊玉痕此時心裏和刀割一般正待上前來撫摩鈴官却好圓淨也走出房望着玉痕冷笑道世界上竟有這種蠻漢子堂客欠了債他意思就想圖賴這不是一百二百的交涉衙門也不曾隨口答應着重行掉臉向那婦人問道過太師母是幾時到這邊來的倒起身走一遭呢……玉痕聽見也沒法只得得早……那婦人眼巴巴的想和玉痕講話只恨一時插不下嘴見玉痕向他

詢問他兀自將雙手一拍嚷道我早就知道這事不妙呀男人躲了不見面女的又病得半死不活天老爺在上我們這些念佛的人錢就是命命就是錢像他們這份人家想圖賴還早呢不瞞小姐說我這老寡婦在十天頭上便搬得來住了兩家併成一家料想他們躲得和尚也躲不掉寺世上欠債的如若都像你葛小姐那樣爽快不但本錢沒少分文而且還在利息上貼補貼補我們這窮鬼阿彌陀佛我只保佑你小姐將來嫁一個狀元大老爺多福多壽多子多孫玉痕見他說出話來簡直毫沒知識絲毫並沒生氣只低下頭去沈吟無語暗暗替死者着急怎麼一會兒後邊又躡出兩個婦人來都圍了玉痕七言八語的告訴他們都是債主所幸數目還不過鉅後來又聽見圓淨說除得他們這幾個人以外還有幾家錢鋪虧累的也着實不少大約替碧瑜通盤籌算若將各債全行還淨至少須得有三四千現銀子方才可以彌補又說碧瑜當初起造這洋房的時候並沒有現款全向各處挪借得來以至日積月累那負

擔就愈過愈重。玉痕不由望着死屍嘆了幾口氣，自言自語道：碧瑜姊姊，你全被虛榮心誤死你了！你這樣的辦法，以爲憐愛你家雄伯，却不知道今日轉給他這等罪受……玉痕想了想，於是先安慰了衆人幾句話，意思想請他們先行回去，好讓這裏將喪事忙得完畢，然後再來設法。衆人那裏肯承認，一齊分辨着說道：小姐說的倒還輕鬆平常呢，在這時候，我們一走，隨後他家尹先生格外好和我們圖賴了老實，說我們的款子一天沒有着落，他姓尹的一天也不好收屍……玉痕覺得他們的話也還有理，不便再行勸解，只得坐在旁邊發怔。沒多一會，已見尹雄伯倉皇失措的撞進來，他一眼瞧見玉痕，止不住流下眼淚，說道：萬女士你也得到這消息了？如今死者已矣，生者又如何得了？不說別的，便是將我這薄薄財產全行抄沒，也不够清理宿債。何況我們這伶仃父子，別無長物，將來怎生度活？眼見得都是一死罷了！我不料他這樣聰明人竟做出這樣糊塗的事……說畢，這才放聲大哭，可憐把那個小鈴官都嚇得。

呆了也就哇的一聲哭起來。玉痕又不便拿話來安慰。雄伯只順手抱過鈴官。摟入自家懷裏。好不容易哄他住了哭。正待向雄伯詢問怎生料理殯殮。不防那一班婦人早拍桌擂台大鬧起來。硬要逼着雄伯還錢圓淨。師太站在旁邊。雖然不曾嚷吵。然而他却放下那一副薑黃面皮嘴裏只不住價念阿彌陀佛。雄伯畢竟是個斯斯文文的書生。那裏經過這樣風浪。早嚇得茫無所措。轉跑過去。抱著碧瑜的屍身大哭。說道碧瑜你是撒手去了。憑空攢下這重擔子給我。負荷平時有你對付。這一班人絲毫不給我知道。如今瞧見家破人亡。不曉得你在九泉底下可能够放心。我和阿鈴越哭越是沈痛。幾乎暈厥了過去。玉痕瞧見這樣慘狀。心痛如割。正不知道他籌劃甚麼。一會兒低下頭。一會兒又住了哭。商量大事。要緊雄伯哽咽說道我還有甚麼商議呢。便是變產還債。一時也措手不及。況且離他們這數目相差還遠……玉痕此時也不暇和雄伯一

分辨轉挺轉身子侃然向衆人說道諸位裏鬧的目的不過怕我們這姊姊死後所有欠款便沒着落可是不是我却有個計較在此請諸位暫且息一息怒氣先讓尹先生將我姊姊草草殯殮至於欠款無論多少憑我葛玉痕在這裏做個憑證便着尹先生重行補個筆據全行承認下來今年年底已無多日準在明春二三月裏接着筆據叫尹先生拿出款子來如數歸還……衆人聽見這話還未及回答雄伯早跳起來含悲帶淚的說道葛女士我尹雄伯那裏有這把握承你的情慨然允許他們萬一眨眼到了明年叫我拿甚麼款子出來踐約……衆人一齊冷笑說道你們聽聽他這口氣簡直不想還款罷了葛小姐雖有這主張究竟是空口說的白話我們承認不承認還在未定他居然放起刀來似乎便算到了明年也沒指望這還了得老實說他既這樣不講情理那就难怪我們了我們先進去抄擄什物然後再拆卸他這房屋……衆人說完這話其勢洶洶便像真要動手模樣那婦人帶來的這個一孩子尤其頑

皮早猴向桌子上舉起一根門閂來打那堂屋中間掛的一盞煤燈。玉痕見這勢頭不好心裏急得甚麼似的躲脚望着雄伯說道尹先生請你允許了我的話罷。明春這筆款項決不要你拿出一文半鈔全行包在我的身上我若沒有這把握也決不敢挺身出來就任這事無怪師太他們笑我空口說白話了哇。衆人見玉痕發出這樣議論不由面面相覷。大家都有些似信不信惟有圓淨素來知道玉痕的爲人與外間那些妄自誇大的女子不同疑惑玉痕或者仰仗他的叔父葛鏡清論葛老爺的家私憑這三四十銀子實在不費吹灰之力。——我亦如此設想但就前後情節觀之覺其不似而已。——落得將機就計借此下台後來也不怕這葛小姐逃遁其時便由圓淨將衆人引入房間裏。嘰咰說了一遍然後又出來向玉痕問道葛小姐既出來替我們做這調停。但是這筆據上小姐可能够加上一個花押玉痕毅然說道豈但花押這筆據便由我葛玉痕一人出名都可使得不瞞諸位說我和死的這尹夫人彼此有

特別的情誼替他償還這區區三四千金出於我的自願並非別人強迫……衆人暴雷也似的喝了一聲采都覺得十分滿意轉把保姆和僕婦這干人聽得呆了似乎猜這葛小姐有些瘋病（狂者以不狂爲狂區區此心又安能求諒於尋常人哉）事不關己憑空將這重大債務攬向自己身上便算屋裏銀子堆成山誰也不肯幹這糊塗的勾當……再說雄伯聽見玉痕說出這話還猜他是用的緩兵之計及至後來越說越認眞起來他的性情又素來方正眞是一介不與一介不取的漢子因爲自己的事累及這麼一個孱弱的女郎死也不肯答應隨卽放下臉色冲着玉痕說道葛女士你爲甚這樣冒失莫說你婦還債請你趕快收回成命該殺該剏當然由我承受你千萬不要攔入這範圍裏受累……過師太先自開口嚷道你們瞧瞧這書獃子真弄得獃到腦子裏去了別人替他出這樣的力無論誰聽了總得感激徧生他還數數落落

批駁人家的不是。我不笑了。總得氣死哩。南無阿彌陀佛……圓淨師太也笑起來。搖頭晃腦說道：真正豈有此理？怪道佛菩薩說得好：衆生好度，人難度。寧度衆生，不度人呢！怕這尹先生連那披毛帶角的衆生都不如……衆人你一句我一句，正罵得高興。玉痕不暇去理會，也就正色向雄伯說道：我是行乎？對得住死去的碧瑜？至於你感激我不感激我？那也不成問題。若說我的境況不好拿不出這三四千銀子？隨後自有圓淨師太他們和我理論與你尹先生毫沒相干……雄伯此時實在弄得沒有法想，又禁不起衆人七手八腳硬逼着他。另補了筆，據加上玉痕名字畫了花押。這才一閑而散，騰出地方來。從容殯殮，碧瑜喪中一切佈置算是粗粗就緒。但是時光飛快，轉眼便臘盡。春回那三四千銀子不獨尹雄伯替他懸心，便是讀者諸君也恐怕着實捏着一把汗呢。自從甘碧瑜死後，玉痕隔不了三日五日都得過江。一次幫助雄伯料理。

理。他。裏。中。各。事。凡。有。雄。伯。不。大。理。會。得。的。都。打。發。保。姆。他。們。來。問。玉。痕。玉。痕。却。也。毫。不。客。氣。雄。伯。交。給。他。的。用。項。他。便。獨。斷。獨。行。辦。理。得。井。井。有。條。剩。下。來。的。閒。功。夫。便。去。撫。抱。鈴。官。所。以。鈴。官。這沒。了。他。的。母。親。至。於。他。一。身。的。飢。飽。寒。煖。經。玉。痕。照。料。得。無。微。不。至。保。姆。礙。着。這。位。葛。小。姐。的。監。察。絲。毫。那。裏。敢。怠。慢。鈴。官。鈴。官。到。底。是。個。小。孩。子。他。見。玉。痕。身。段。容。貌。差。不。多。和。他。那。個。母。親。彷。彿。也。就。漸。漸。把。愛。戀。母。親。的。小。心。坎。兒。移。愛。到。玉。痕。身。上。隔。個。幾。天。不。見。玉。痕。過。來。他。兀。自。哭。着。鬧。着。索。這。不。曾。嫁。過。人。的。阿。媽。因。爲。他。這。張。小。嘴。別。的。稱。呼。有。些。不。慣。拗。轉。見。了。玉。痕。他。只。阿。媽。阿。媽。的。胡。亂。叫。喊。玉。痕。常。常。攔。他。逼。他。改。口。他。一。會。兒。記。着。一。會。兒。的。又。忘。掉。了。引。得。保。姆。和。僕。婦。他。們。只。是。吃。吃。的。笑。玉。痕。沒。法。只。得。有。意。無。意。的。順。口。也。答。應。他。一。聲。此等處都作稱心滿意的文字

有。時。和。雄。伯。會。在。一。處。除。得。談。談。日。常。家。片。閒。暇。時。候。彼。此。在。學。問。上。也。着。實。研。究。研。究。不。過。玉。痕。却。從。不。曾。在。這。屋。裏。住。過。一。夜。這。一。邊。要。護。持。鈴。官。那。一。

邊。又要。照料。霆兒。他這身子。也就。算得。狠忙的了。雄伯在。背地裏。察勘。他待鈴官的神情。以及和自己的這樣親密。雖然碧瑜死了。還不會過久。然而一個男子。沒有家室。畢竟覺得毫無投奔。因此暗中也。就生出一種幻想。而且拿得十分把穩。但是論自己的年紀。已逾三十。腦筋裏未免帶點頑固氣習。道不得個還來效法。那一班青年輕憐蜜愛的。開口去向玉痕乞婚。有時候把握不定。只得老着臉分付保姆。探一探那玉痕口氣。若是得了他的允許。隨後再請出人來替自己作伐。保姆聽見這話。明知這位葛小姐一定。是千肯萬肯。（何以見得武斷得可笑）落得在裏面湊個趣兒也好。借此博主人的歡心。這一天。玉痕却好備了祭禮。來弔奠碧瑜。行禮之後。又痛哭了一場。其時雄伯在學校裏。還不曾回來。鈴官搶至玉痕身邊。伸開兩臂。又阿媽阿媽的嚷着。要玉痕抱玉。一面拿手帕拭淚。一面便將鈴官摟坐在膝上。輕輕親他的小額。保姆站在一旁。以爲得了這機會。可以大開談判了。便笑着說道。我們這小官官合該和。

小姐有緣。小姐你替他想想。將來少爺免不掉是要娶人的。萬一娶個不關痛癢的阿媽進門。小官官委實就可憐了。少爺這當兒原也憐愛小官官呢。只怕將來新少奶奶再養下一男二女。有晚娘就有晚老子。那時一定將小官官攢在腦杓背後死鬼。少奶奶在陰司裏如何捨得下……玉痕一時並不會猜出。保姆的用意隨卽接着說道：我瞧你們少爺的爲人也還忠厚便是續了絃也不至累你替小官官耽心。況且你也受過少奶奶的恩惠。凡事有你照應着。第一個我就放心……保姆笑道：話雖如此。我們究竟是個當奴僕的。早晨在這屋裏吃飯。晚間保不定不在這屋裏睡覺。我是個實心眼兒替小官官打算總以爲少爺若是娶人。萬一能够像葛小姐這樣體貼阿鈴。那是再好沒有。但不得恍然大悟。但他卻一絲兒並不嗔怒。轉嗚咽着說道：你這議論可算是忠於你的主人了。少奶奶如若一靈不泯。他聽了一定感激你。只是我有我的苦衷。

萬不能順從你們這樣打算好在我一天不死一天都看護着鈴官決不至叫他受後母的凌折我才對得住他已死的阿媽也不必一定嫁給他父親才算不能置身事外……保姆見他侃侃而談並沒有羞愧的意思便趁勢再問一句道奇呀小姐將來終究要嫁人的並不是我們當奴才的敢說一句放肆的話覺得我們少爺平時和小姐也還合得來少爺不見得沒有一片私心在小姐身上只要小姐吐出一個肯字這段婚姻便十有九成一者可以安慰我們少爺的心二者小官官得小姐做他的母親是何等的福分這是兩全其美的事小姐又何樂而不爲呢……玉痕其時已哭得淚人兒一般只是不住的搖頭表示他拒絕的意思……保姆好生着急便又激着他說道哦我也猜到小們少爺負債累累這是小姐全行知道的誰肯向火坑裏跳呢既這樣說我們如何敢委屈小姐便擋着不談罷總怪我們愚蠢的人不大通達世故人情

：保姆說到這裏輕輕偷眼去瞧玉痕又將鈴官從他膝上抱過來摸着他小膀子說道小官官你放懂得眼色些下次不可亂叫人家阿媽了將來你這阿媽不曉得是你的福星呢不曉得是你的冤孽你如果有造化的倒不至將你那親親熱熱的阿媽跑向陰司裏去了……說時只不住的唉聲嘆氣玉痕見他說出來的話雖說是熱腸然而畢竟有些冤枉自己又不便和他去分辨重行哭得抽抽噎噎一口氣幾乎堵塞喉嚨暈厥了過去那個僕婦便趕上前扶着他敲打又埋怨保姆不該沒輕沒重的說話以至觸惱了葛小姐其實少爺娶他不娶他與我們又有甚麼相干要你在裏面費這些唇舌（以僕婦與保姆比較畢竟誰賢誰愚正難下斷語）保姆聽了也着實有些懊悔遂也不再開口過了好一會玉痕一面撫摩着那鈴官的小脖子一面嘆氣向保姆說道你全是我替小官官打算像這樣的熱心我未嘗不感激你至於我們既做了三個女孩兒葉落歸根將來總免不掉要嫁給人的況我的境遇孤苦伶仃自

幼兒就沒了爹媽。雖說面前有個兄弟，年紀還小。叔嬸那邊呢，簡直將我們當做眼釘肉刺。可算是不相聞問。你想想我要提挈我這兄弟成立，可是狠不容易論。你們少爺的爲人，在近日社會上也稱得起。是庸中佼佼的了。便依你的話，將我這身子交付給他。也不爲唐突了。我不過我有我的心事，不但你不知道，而且你們少爺也未必知道。你說我嫌他負債太多，其實我何嘗嫌他負債？實在便因爲負債這件事，以至……玉痕剛說到這裏，早又一陣心酸，那聲氣便突然咽住了……說也奇怪，那鈴官正拿眼睛瞅着玉痕，一經見玉痕哭了，他便也哭起來，沒命的撲向玉痕懷裏，楂開一雙小手，強着玉痕抱他，又不住的用身子在他懷裏揉搓。玉痕見他這親熱分兒，又喜又痛，真個叫自己說不出來的酸甜苦辣。保姆這時候雖然猜不出玉痕有甚麼委曲，然而見他說的話十分懇切，也就不忍和他再提及婚姻的事。後來因為時候不早，好容易將鈴官哄過一邊，玉痕才悄悄的偷出門外，徑自回家去了。當晚雄伯從學校回。

來。勉強和鈴官調笑那個保姆便趁勢將今日玉痕所說的一番話有意無意的告訴了雄伯。雄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慨然說道你們少奶奶死得未久我再狠心些那裏便肯急着議論續娶我也因為葛小姐和你們少奶奶是至好看待阿鈴又非常體貼能够得他允許不但我們這份人家有他支持我這重擔子卸了一半而且你們少奶奶在陰司裏曉得這事包管他也一定贊成葛小姐既然拒絕你的主張我們何敢相強權且擋着不必再談罷咳除了葛小姐我尹雄伯還想再娶人嗎只好影隻形單了這一世僥倖能够將鈴官領帶成立我便入山修道去了……雄伯說這話的當兒掉頭望了望碧瑜的那幅照片止不住眼淚簌簌而下那幅照片是碧瑜最近的攝影鑲在鏡框裏面生前曾向雄伯囑託說要永遠珍藏那幅照片今日裏雄伯覩景思情那得不感慚欲絕（結穴文字於此伏線）當這新年裏玉痕因為擋擋自己屋裏的家務輕易也沒有閒功夫向雄伯這邊走動便是偶然碰在一處各人的心裏都存了

一種意見不免有些避嫌轉及不來以前的有談有笑及至到二月時候雄伯替碧瑜買了一塊葬地接二連三的忙着開弔出殯剛剛這些事忙得完畢那一班債務又漸漸發動了這一天特地將玉痕請到自己屋裏和他斟酌要先賣脫這一處房子然後再將所有的衣服什物一齊拿出來抵押玉痕笑道這麼一辦你和阿鈴向那裏去過活呢雄伯嘆道實偪處此除得這條路也無別法可想阿鈴不幸給我這沒用的父親做了兒子也是他命中註定玉痕又道你且不要着忙我在去年曾經當着衆人說過的話斷沒有食言而肥的道理這幾千銀子請你不必過問一古攏兒由我拿出款子來打發他們走路雄伯失驚說道小姐說的是那裏話倉猝之頃承你挺身出來原是騙他們的罷咧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的事怎麼累小姐出來替我設法玉痕微微笑了笑說道尹先生你這見解又未免婆婆媽媽的了朋友本有通財之誼況且銀錢又是身外之物算不得甚麼重要我這舉動原是酬報那已經死去的甘碧

瑜與尹先生毫沒相干。我自去幹我的成固不要你感情不成。我也不替你任咎。憑着阿鈴前途的福命勉力向前做去罷咧……雄伯見他說得這樣斬釘截鐵。又是感激又有些狐疑。便追問了一句道：小姐義薄雲天。愚夫婦自然。是感入骨髓。但是小姐家道本非富厚。憑何得此鉅款。難不成你還爲我們的事。仰着臉向令叔那裏去籌畫嗎……玉痕冷笑說道：家叔爲人你久已知道。這事如何能够向他開口……雄伯又問道：然則小姐打定甚麼主意呢？玉痕吃他問到這裏。粉臉上不由紅了一紅。良久說道：這話却不便和你說明好在。你隨後自會知道。此時要恕我守着秘密的了。你放心。憑我這無拳無勇的一個弱女。難道還跑去打刦人家不成……說時嫣然一笑。不過那笑容裏面狠。唯唯答應。當天晚上。玉痕坐在自己房間裏想。一會又哭。一會不住的在房裏。安慰了圓淨師太。叫他不必到尹公館裏去催索萬事總由我承認圓淨自然。

團團的亂轉。好像要瘋狂了一般。陶姨看在眼裏非常驚訝。又不敢進去詢問。只在背地裏暗暗着急。及至到了夜晚。叫玉痕出來吃飯。他也似不曾聽見。一直挨到二更時分。只見玉痕對着那面鏡子嘆了一口氣。忽然在書案上取出一疊信牋。一封信套拿着。筆不知寫了是些甚麼。然後用漿糊將信封固。第二天清早便命陶姨拿去放入郵櫃。這一天玉痕便着實有些沒精打采。陶姨又不敢和他多話。及至等到傍晚時分。忽聽玉痕在房裏自言自語說道。怎麼到此刻還沒見來……陶姨便笑問道。大小姐你的那封信是約誰的。如若怕信失落。你告訴我。我不妨替你去請這個人去也是一樣……玉痕冷笑道。他們那公館裏你出乖露醜去幹甚麼呢……陶姨瞪着眼睛說道。這是甚麼話。一筆寫不出兩個葛字。我們再窮些。他們不能說我不是你父親的姨娘……玉痕知他錯會了自己的意思。不覺嘆噓。一笑說道。葫蘆休扯入瓜田裏。我那封信是寄給魯小姐的。與姓葛的沒有相干……陶姨也笑起來說道。哦。這就是。

了。只是。一層可慮。魯小姐近來和你狠鬧。意見你約他。他來不來。恐怕沒有把握。你這人也怪。平時既然遠着人家。這會子又巴巴的寫信請他到我們這窮屋子裏。他肯來還好。不來也折了你大小姐的身分。玉痕搖頭說道。綺秋爲人是我知道的。他還不至於這樣勢利。姨娘你懂得甚麼事。急求人也講不起身分。不身分的話……陶姨聽了很是詫異。又笑道。年關已經過去了。你還有甚麼求人的地方。（陶姨注重只在過年妙絕）玉痕只是微笑了笑。也不再同他絮聒。偏生這一天綺秋竟不曾到。一直等到第二天午後才見那個魯綺秋嬉天哈地的跑得進門。一路走一路笑道。我猜定姊姊又該罵我不識抬舉了。好說姊姊賞臉給我。我不該挨到這早晚才到。（天真爛漫見陶姨不識綺秋）玉痕也忙着笑。迎出房說道。你又來客氣了。我知道你事體很忙。那裏爲這一點半點小事火惦惦的跑來廝見哩……綺秋笑得格格的說道。姊姊你這話不是挖苦我。真算得是冤枉。偏生昨天有一處開會。你哥哥象文死拉活扯的。

叫我陪他去到會場上旁聽及至回家，頭們才將姊姊那封信送來。我恨不得就要連夜跑得來和姊姊敘談。你知道我們也有許久不見了。我心裏狠惦記着你。我若講謊，叫我將來將這張嘴爛成一道溝子報應給姊姊看。（罰誓亦另有風趣所謂手寫本文目顧上文）說罷，又撫掌大笑。陶姨也陪他們笑了一陣，又親自端茶送上。綺秋忙欠起身子，接到手裏，玉痕便搭訕着問道：誰又忙開會了？這開的會又是甚麼名目？綺秋笑道：開會的宗旨倒也沒大研究。左右是傳佈他們共產主義。但是這位演說的女士叫人瞧着，將肚腸子都笑斷了。老實說，我們這張嘴算得是完完全全的了。然而有時演說起來，往往還鬧出笑話。不料那位女士從鼻孔底下便一直瞧見他的喉嚨似乎狠透氣的了。偏生鬧向演說檯上大出其醜。這是何苦來呢？玉痕指着他笑道：你還是這樣刻薄怪道？才和我發誓忽然想到缺嘴上面，原來你是觸景生情形容那位缺嘴女士的。你可知他是誰？……綺秋搖頭說道：我聽

見人喊他做奚女士。據象文告訴我說他未婚夫婿姓劉和象文是緊間壁的芳鄰。……玉痕冷笑道提到姓劉的這就不錯了他們當然要主張共產呀。……：綺秋笑道姊姊這話怎講玉痕又道這個你有甚麼不明白呢我知道這姓劉的是個極窮的光蛋。比如你和我兩人在這裏只有我玉痕想共你的產斷沒有你魯綺秋想來共我的產。（看是戲言然已隱隱透露下文）綺秋大笑。說道姊姊你好你這話難道不算刻薄別人家的閒是閒非我們且不去管他我却要問姊姊爲甚想起寫信來喊我……玉痕剛待開口不由粉臉上薄薄起了一層紅暈連忙將心神按定款款的說道我自從由你們那邊移居出來許久不曾替你們尊大人請安不知道他老人家身體還好綺秋一時摸不着頭腦總以爲他這話也是一種寒暄套語便笑答道爹近來再適意不過了今年元旦日子大總統又賞給一道勳章京裏又有朋友寫信給他說爹不久還有國務員的指望姐姐你道好笑嗎外間那一班洑上水的官僚得了這消息。

齊打夥的趕來替爹道喜。幸虧我們公館那邊門檻是有鐵巴子護着的，不然就要吃他踏平了。爹也就興高采烈，幾乎沒有一天不擺酒請客，鬧的烏烟瘴氣，把人腦子都漲得生疼。我是不大高興瞧這一班人的齷齪神氣，除得在學校裏混了一天半日，其餘多半和象文阿錦他們在一處，頑耍姊姊。你忽然提到阿爹有甚麼意思……玉痕嫣然一笑，說道：「有甚麼意思呢？那一次的婚事平白和你爹鬧得決裂，我至今想起來，狠是懊悔。所以特地請姊姊來商議。如果你爹肯重踐前約，橫豎我也是要嫁人的，不如還是嫁給你爹的好。」商議如果，你爹肯重踐前約，橫豎我也是要嫁人的，不如還是嫁給你爹的好。請你回公館去探一探，他口氣隨後再來給我一信……這一番雷轟電掣的話，把個綺秋幾乎嚇煞了。先前還疑惑玉痕是鬧頑笑，後來見他說得正顏厲色，轉不便拿話去辨駁。忙笑問道：「奇呀！姊姊難道打聽出我們那位得寵的姨娘？」太太在正月裏染喉疫死了，不成所以你想來填這個缺……玉痕搖頭說道：「這個我却不大明白。我不過行乎心之所安，別人是做不得主的……」他說到

這裏便流過眼波向陶姨望了一望。只見陶姨站在房外，儘對着綺秋擠眉弄眼。似乎說出玉痕，決不會有這等舉動。綺秋是一面不肯相信，一面又很不以為然。當下便追問了一句，說道：姊姊身體是自由的，我們原不合過來干涉。但是論姊姊的爲人，似乎與這嫁人做妾的宗旨不同。況且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前次力爭上遊，我替姊姊那樣出力。此次出爾反爾，我又替姊姊這樣出力。在姊姊或者只是遊戲三昧，行乎所不得不行。然而在妹子這一邊，似乎不好意思。再向老父去啓齒……玉痕點頭笑道：我爲這件事已籌畫了好幾夜了。除得姊姊還有誰能替我向老人家去說？項承姊姊盛愛將妹子身分瞧得太高，似乎降爲婢妾，便萬劫不復。所以故意留難。其實我也不是白嫁給他，這身價銀子却要他出一筆巨款。他能够慨然答應呢？自是萬幸。如果不肯答應，則我葛玉痕依舊是葛玉痕，只好另打主意解鈴還仗繫鈴者。始終總望姊姊成全，則個玉痕儘管在這裏侃侃而談，不防陶姨聽到這裏，直喜得心花怒放。

（陶姨

有陶姨的心事）先前還站在房外此時早大踏步搶得進房笑着向綺秋說  
道是的呀我是一個沒腳蟹他的弟弟霆兒年紀又小這幾年的窮苦日子委  
實過够了若不是大小姐自己發這心願我們做姨娘的誰也不敢來委屈他  
因爲他父親雖然是個寒士算起來總是書香門第不能逼他走這條道路難  
得大小姐如今是覺悟了好在我們那邊二老爺先前已有過這等舉動我們  
不過照着舊稿兒去摹倣料想也沒有人責備大小姐的不是好魯小姐就請  
你趕快回去說了罷事成之後不但大小姐感激你便是我們母子也忘不了  
你的恩典……說着忙提起袖子來不住的向綺秋福了幾福依他性子恨不  
得揪着綺秋耳朵押他轉回公館（情急如畫）綺秋心裏好生不以爲然隨  
卽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望着玉痕說道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看古人的  
話真是一點不錯我和玉痕姊姊睽隔也有許久了無怪你變換了一個人物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回去一定將姊姊這意思稟明了老父……陶姨在這

當兒不由而然的失聲念了一句佛……又聽見綺秋接着說道：「至於老父肯允許不肯允許，我却沒有把握。」陶姨忙笑道：「像我們大小姐這份人物兒性情，又好模樣，又好小姐，你放一百個心，包管沒有不允許的道理……」綺秋又問道：「至於這身價，姊姊究竟要索他多少呢？」留個譜兒在我心裏，我能够做主的。地方便好替姊姊做主……玉痕却不客氣，便侃然說道：「多了也沒有便叫他兌出五千兩紋銀……」綺秋尙未及答話，陶姨的嘴早笑得攏不起來，在那裏嘰哩咕嚕，屈着指頭數說道：「柴米油鹽贍當還債，霆兒的學費我的棺材老本，七八八差不多也够了，能再留一千二千銀子生息生息，將來替霆兒娶一房媳婦，都是綽綽有餘。」這造化是打那裏來的呢……陶姨越想越樂，連耳朵鼻子都笑得在那裏亂搖亂動。（百忙中偏夾雜一個陶姨，哀絃未終忽逢趣劇，真是妙絕）玉痕也不去理會他，這怪模怪樣轉又說了一句笑道：「尊大人如果願意，我還要進一步要求這銀子，務必請他先交給我，隨後再由我擇好。

日子嫁了過去。他若是不放心呢，便請姊姊替我做個中保。我的爲人姊姊，總還知道總不至於捲包逃走。累姊姊爲難……

綺秋咬緊牙齒說道：姊姊這話又未免生分了。你在這義利上分別得最是清楚。何至謊騙這區區五千銀子的境況？雖不大寬裕，然而也不會負累巨大債務。急着要這五千銀子，有甚麼用處……

玉痕見他問得甚是懇切，心裏一酸，那眼眶子登時紅暈起來。一顆一顆水珠兒，汪在秋波裏，瑩然欲滴。輕輕拿手帕子拭了拭，強作笑容，掉頭向着陶姨說道：姨娘老站在房裏幹甚麼呢？我們雖沒多菜，也該留魯小姐在這裏吃一頓便飯。難道還要我帮着你到廚下去料理不成……

陶姨這才恍然大悟，拿雙手向膝頭上一拍，笑得格格的說道：我也是歡喜瘋了，幾乎忘却了。肚腹裏飢餓，魯小姐請在舍間稍坐一歇，讓我到菜場上去買點魚肉……

說完，轉身就走。綺秋笑道：姨娘千萬不用費事！我和玉痕姊姊是不講客氣的。陶

姨走後，綺秋將身子靠近了玉痕，附着他的耳朵笑問道：「好姊姊，你休得瞞我。你的這番舉動必然別有用意，與外間那些好虛榮的女子截然不同。你如果仰慕家父的勢位富厚，那一次令叔將你送過來的時候，你又不至那樣嚴行拒絕了？姊姊如肯將妹子當做異姓手足看待，這一番的內幕務請你明白見示。可憐我今天被你這一頓悶葫蘆，已經急得要發狂咧！」玉痕其時本待將實話告訴綺秋，後來一個轉念，忽的咽住了，勉强笑道：「我也沒有甚麼別的用意，不過覺得人生在世和那萍飄梗泛一樣，那裏能够預定結局。至於妻妾名分，更不成個問題。家叔賣我我不承認是我的覺悟，我自己賣我我不懊悔。這也是我的覺悟，即使外間那一班文明姊妹責備我甘心墮落，然而墮落的是我。這身子却不會墮落我。這一颗心，裂肢體以喂虎豹，佛家不以爲殘忍，住的將個頭搖得像博浪鼓似的冷笑。這一來更可見得姊姊是有所爲而

爲並非無的放矢的了。但是姊姊始終不曾明揭其旨。可憐對於妹子仍以外人見待。老實說我便在這上面有些不大滿意。姊姊……玉痕嘆了一口氣說道：你這人獸到甚麼田地。這件事如果做得成功呢？那時候我的這番苦衷。你自然是大徹大悟。萬一尊大人毅然見拒或者雖然承認那五千銀子不肯放。心先交出來。這事免不得便決裂了。事既決裂。我何苦先將心事告訴了你留下這一重痕迹？不但我對不住別人而且對不住自己。姊姊你也是個聰明女郎。倘能真個體貼我。請你暫且不必詢問我的秘密……說着又橫眸一笑。表示他不肯欺負綺秋的意思。綺秋也就十分諒解。毅然說道：罷罷。姊姊既這樣吩咐我。我若再尋根究底。倒像不肯替姊姊出力的了。好姊姊揣度你的用心。似乎這件事非成就不可。我當然竭盡智替你去做一個說客。你後來休得懊悔。便是懊悔那是我却不能擔負這重咎的呀……玉痕忙將粉頸輕輕點了兩下子。也就忍不住瑩然欲涕。綺秋心裏着實可憐他。一時又無從拿話來。

安慰兩個人。坐在房裏轉面面相觀。一句話也說不出。却好陶姨已將飯菜忙得齊備。請他們出來用膳。綺秋却不客氣。胡亂吃了飯。沒精打采的向玉痕告別。怏怏回去。（此等處綺秋愛護玉痕爲多。不得疑其不滿意玉痕之嚴守秘密也。）至於魯國香聽見這話。還是却之不恭呢。還是受之有愧呢。作者並不能預先斷定。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小社  
小說會  
**鏡中人影**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一回

至情無情願披肝膽

大德不德莫負頭顱

葛鏡清躺在烟炕上。臉龐雪白得和紙一般。瘦窄窄的差不多。祇有二寸來寬。了兩粒金牙齒露在嘴唇外面。幾根黃鬍子遮掩不住。遠遠望了去。狠是可怕。那裏及得從前又白又胖。其時那個蔡媽和他並頭欹在一張枕頭上。手裏拈着烟籤替他一口一口的燒那烏煙。袁氏坐近側首。愁眉不展。一間樓上靜悄悄的。想一點兒聲息都沒有。葛鏡清將兩口烟吸完。有氣無力的向袁氏嘆道。你們瞧這官場裏還有甚麼味兒。不幸害病罷咧。那裏料到連差使都吃這病害掉。要說比較呢。在這年殘歲底數目短少。一點也是捐卡上常有的事。道不得。個便借這小題目。將我提得落空。我一時恨起來。便想將我前天熬出來的那兩缸烟膏。囫圇吞下肚腹裏去。還落得一乾二淨。省得將來挨這窮苦日子。

他說着又長長的嘆了兩口氣，轉臂膀來捶腰。袁氏聽到了這裏，已禁不住撲簌簌的流下眼淚，勸道：老爺請你將這顆心放開來罷，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你死了不打緊，平白地將我們和兒女整攢下來，將來如何是好？魯大人耳朵根子軟些，是有他的。他聽了別人謠言，都疑惑你腰包裏着實撈了一筆款子，但得有這麼一個人在他身旁疏通疏通，將以前的事通同說明，明白了他，見得便不肯提拔你……鏡清使勁將大腿一拍，咬着牙齒恨道：我也知道疏。

通呢！只是如今可尋不出這個人來了。大房裏阿玉天生成的窮脾氣，去年走的那條路，他若是乖乖兒的做他一房姨太太，他也得了好處；我也得了好處。豈非一舉兩得？偏生不遂我的心願，鬧得破敗決裂，果不其然，不到半年光景，我便出了這岔枝兒。這不是阿玉坑死了？你的年紀又漸漸老上來，萬一你有這本領，能够到他們公館裏穿房入戶，老實說，我便戴上一頂綠帽子，都打從心坎兒裏情願……袁氏臉上一紅，將個眸子低下去，一聲兒也不響，轉是

蔡媽搭訕說道：「你又埋怨太太，則甚？」天下事除得死法，要想活法……（鏡清忙笑道：「然則你還打算去伺候魯大人嗎？」不錯，不錯，拿你比較，太太却標緻得多。）（官場醜態大率如此，如葛鏡清其人，真可謂利令智昏矣。）蔡媽將眼珠子向鏡清一飄，低低笑道：「虧你忍心說出這樣話來，依我性子，就該兜臉哩。」（一口我不是此刻才提起的，你的面前還有一位阿錦小姐呢。）（直想到此，是匪夷所思。）論他的年紀，也該是嫁人的時候了，玉痕小姐沒這造化，做魯大人的姨太太，你何不在本山取土，託出人來，向魯大人去說合，免得又另起爐灶呢……（鏡清沒命的將一口烟搶着吃完，冷笑說道：「你懂得甚麼？我的見識比你們總該高得幾倍了。我何嘗不打點這樣主意？但是阿錦這孩子身分固然與那個丫頭不同，而且他飽飽的受了好些文明空氣，開口閉口隱隱的都要提高他的人格，做人家姨太太這句話，憑我良心也不好向他啓齒。）（于姪女則如彼子女兒，則如此鏡清之爲鏡清其人可想而知。）這是一件真實。

據呀譬如這一次他和一個男朋友向上海逛了有半年多光景若在別的那些爛污貨早該鬧出不堪的花樣兒來了偏生他是持身如玉清清白白的出門依舊清清白白的回里（誰告訴你來溺愛者不明世間人大抵如此矣爲之一嘆）我平時非常憐愛他便在這些上面他的爲人既然力爭上游我做父親的反將他向泥污裏推去恐怕佛菩薩也不能容我……蔡媽聽到這裏把不住將脖子向高衣領裏一縮嘆味笑出聲來（可謂旁觀者清）袁氏也就紅着臉搭訕說道提起錦兒來他的婚事你也該替他料理料理他專和那些小白臉打得火熱終不是個道理人大心大早完結一件早放下一條腸子你又是身不離病病不離身萬一……袁氏說到此處便咽住了不忍心再說下去鏡清病中肝氣狠旺霍的拗起身子將烟鎗使勁往盤裏一攢指着袁氏罵道你咒我你準備做寡婦你以爲我死了你再好去嫁人你做夢呢你也拿面鏡子自己去照照人再娶不到堂客也不至娶你這老太婆回去做他

的媽。媽……他說這話的當兒簡直上氣不接下氣。眼睛暴漲得鮮血也似的。通紅嚇得袁氏篩糠簸箕的發抖。大氣也不敢出。還是蔡媽帶頑帶笑輕輕將鏡清望枕頭上一推。說道家常閒話。怎麼又觸起角來了。太太也省一句罷。老爺病到這步田地。那裏能再禁得這樣氣惱。你將他氣出一點變故。好比一座高大的房屋正樑一倒。覆壓下來。大家都是死命。（趁勢便下謠言淫婦舌尖可畏）鏡清聽見這話。覺得惟有蔡媽知道他的甘苦。真個氣往喉嚨裏堵塞。抖抖的嚷道。他活到這麼大。那裏明白事體的輕重。上次打發他向魯公館裏走走。內線你拿着甚麼烏龜身分。對着那位新姨太太。便不能够爽爽快快的叫他一聲乾娘。你以為他年紀輕比你小。得二三十歲。似乎不配做你的母親。你是糊塗到腦子裏去了。做小服低是我們當小官僚的本分。可惜他姓魯。我姓葛。這家譜上勉強通融。不然我便冒充魯大人的孫子。重孫子。我都情願。這並不是自己滅自己的志氣。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如若一日得了志。外邊。

想做我的孫子重孫子的人也就疊疊的來了。做買賣或者還有折本。這是再沒有本折的。（字字確實可奉爲官場格言一笑）一番議論說得蔡媽格格的笑。惟有袁氏坐在半邊。違拗他不是批駁他。又不是正在十分爲難之際。驪聽得樓梯上一陣脚步聲響。跳躍的鑽上一個女孩子來。原來正是他的愛女阿錦。打扮得粉裝玉琢。他也不知就裏。向四下裏望了望。一歛身子便倒。入他父親懷裏。掌手揪著他鬍子。笑問道：「阿爹和誰生氣？瞧你這臉都氣得白了。」何妨告訴我。讓我來替你們評評這理？」鏡清不便和他說甚。也就笑說道：「你將這身子離開些。又沒有甚麼喜慶的事。白將這套閃光緞的褂子。纏在身上。豈不可惜？」阿錦聽見他父親提到喜慶這句話。似乎觸起一件心事。連忙笑說道：「我正待替爹賀喜呢。玉姊姊不久就要嫁人了。（玉痕嫁人的事從鏡清這邊敘起。絕妙銜接）鏡清聽了毫不介意。冷笑了。一聲說道：「他嫁人不嫁人。與我有甚麼相干？難道我還去替他添補粧奩不成？（看他此時

如此說法，蔡媽將雙手一拍笑道：完了完了，這一來大家都打斷痴心妄想……袁氏也接着冷笑道：皇帝是假的，福氣是真的。這玉丫頭前次既錯了那種機會，想也嫁不出好人來。叫化子只配和乞丐廝混在一處。阿錦你且告訴我們，他嫁的這人是誰？阿錦笑着說道：還有誰呢？是兒不死是財，不散是婚姻。拿棒也打不斷，別人扶他上轎，他是哭哭啼啼裝腔做勢。如今弄得自己扒入轎子裏去，我替他也有些害羞……鏡清大大吃了一驚，忙失聲問道：哎唷！晴他！他是仍舊走了我的那條道路了嗎？這孩子真怪怪極了……袁氏也笑逐顏開的追問道：阿錦，你休得捕風捉影，這話可確不確？……阿錦急得雙眉倒剔，喊道：我平白哄騙你們，則甚？這是綺秋親口告訴我的。怎樣來山？怎樣去水？都是綺秋一手經理。世界上甚麼東西可愛？只有銀子可愛。綺姊姊敲了他父親五千銀子的竹槓，你們想想，這五千銀子在那姓魯的狠算，希鬆平常隨卽滿口答應允在這幾天裏全數點交給阿玉。阿玉是個貧人家的女兒，得

了。這。巨。大。款。項。還。不。要。趾。高。氣。揚。珍。珠。鑽。石。聽。憑。他。自。去。揀。選。我。這。一。來。比。較。  
他。就。不。免。有。些。慚。愧。了。（阿錦心事只是如此）嫁了。過。去。格。外。有。得。吃。有。得。  
穿。人。說。平。地。登。仙。這。就。是。平。地。登。仙。了。哇。嫂。嫂。窮。來。無。寒。夏。姑。姑。窮。來。有。一。嫁。  
古。人。說。出。來。的。言。語。是。再。也。不。會。錯。的。我。還。不。曾。和。他。廝。見。呢。將。來。會。見。他。的。  
時。候。我。倒。得。問。問。他。我。做。人。家。的。姨。太。太。他。笑。話。我。他。這。姨。太。太。呢。難。道。是。加。  
了。級。的。世。上。的。人。准。許。吃。過。頭。的。飯。不。可。講。過。頭。的。話。這。是。由。我。教。給。他。乖。兒。  
去。了。……阿。錦。一。張。小。嘴。只。顧。咕。咕。咷。咷。的。說。得。天。花。亂。墜。及。至。說。到。末。了。袁。  
氏。忙。不。迭。向。他。丢。眼。色。似。乎。叫。他。不。要。露。出。前。番。的。馬。脚。吃。你。父。親。瞧。出。破。  
綻。其。實。鏡。清。此。時。已。經。歡。喜。得。瘋。了。笑。得。彎。腰。打。跌。連。珠。價。說。道。如。何。如。何。我。  
說。這。孩。子。生。成。是。個。福。相。除。得。他。誰。也。不。配。去。做。魯。大。人的。姨。太。好。了。我。這。  
袁。氏。努。了。努。嘴。笑。道。我。房。裏。那。個。小。皮。箱。子。裏。你。替。我。趕。快。數。出。五。百。元。鈔。票。

先由我親自送過去交結他添補衣服首飾這區區款子他原不放在眼晴裏然而我只盡我做叔叔的一點窮心他日下住在甚麼地方離我們這邊有多少路快分付外間預備轎子我立刻就走說一句笑一句那張尖嘴簡直擺合不起蔡媽笑着說道老爺再吸兩口烟罷你的精神還不大復原也不須忙在這一時好在大小姐的嫁期還有幾天呢……鏡清將身子向炕上一歪冲着蔡媽笑道你還疑惑我有病嗎我得着這樣快活消息比吃了甚麼補藥還有效驗你不相信且先試試我這兩條小腿先前比棉花還軟此刻差不多和鐵棍子一般挺硬了……他說了這話重行跳得下炕在樓板上拍通拍通直倒入袁氏懷裏袁氏支持不住兩個人和餛飩似的一齊滾向樓板上幸虧滿樓都鋪着地毯不曾跌壞身體蔡媽見這模樣將肚腸子都笑得斷了鏡清和袁氏也笑個不住阿錦笑着來扯他們這當兒滿室春生人人得意個個舒

眉算起來。總許是玉痕作成他們的了。這一天玉痕正坐在屋子裏考驗霆兒的功課。因為他們在學校裏這國文習字兩種學業是不大注重的。但凡霆兒放學回家以及星期的日子都由玉痕親自教授。一點不肯放鬆。霆兒倒也循規蹈矩。將這姊姊當做老師一般看待。姊弟兩人剛在那裏咿唔的講論。驀聽見外面人聲嘈雜吆喝着問。這裏可是葛小姐的公館。陶姨吃了。一嚇。覺得他們這份門戶輕易沒有貴人來往。隨卽開門迎接。只見門首放着一頂挺大轎子。由轎夫問明了詳細順手將轎帘一揭。說也奇怪。當這春和景明的時候。那轎子裏依舊用灰鼠皮子掩護得完風不透。脚旁邊還安置着熱烘烘的白銅火爐。兩個家人將鏡清攙扶出來。見了陶姨。他也不拿正眼去瞧那顆腦袋。彷彿輕輕點了一下。子陶姨轉慌了。手腳直着喉嚨一路喊得進去。說二老爺來了。二老爺來了。玉痕聽入耳朵裏。暗納罕。後來凝了凝神。方才恍然大悟。不動聲色。將身子站起上前迎了兩步。含笑問道。二叔。你老人家怎麼

高興向這裏來逛逛我們這屋子怪陰的轉叫姪女心裏不安鏡清堆着滿臉笑容咷咷咷咷的說道賢姪女我也沒有一時一刻不惦念你你輕易又不肯向我們那邊走動我所以拚着老命衝風冒冷的跑來看望看賢姪女你近來身體還不怎樣……他說話的當兒陶姨早在上面樓上安放了一幅厚褥扶著鏡清坐下玉痕接着笑說道託庇二叔的福澤身體倒沒有不好的去處累次也想到公館裏去替叔嬸請安又怕二叔嫌姪女走得膩煩是以不免覺得疏遠了一點好在二叔是不計較我們這些禮節的……鏡清將眼睛擠了擠似乎要流下淚來慨然說道咳我和你們是嫡親骨肉自從你父親下世以後但凡在人前背後只要提到你姪女身上總得抽抽噎噎痛哭幾次（誰曾見來）我嘗和你嬸母說霆兒年紀小是不中用的將來替我們死<sub>去</sub>的大哥榮宗耀祖除得姪女斷然沒有指望我們在外邊閱歷後說出話來是最有把握的果不其然姪女這一次不是扒上高枝兒去了嗎莫說我做叔父的在陽

世裏增了許多光彩。便是大哥得了這樣消息，一定也許備着幾百封紅帖兒。上面端端正正的寫着：小女擇於某月某日，歸魯大人國香向十殿閻羅王和二十四司司官打個抽豐單。是這一筆賀份，足夠他在陰司裏做下半世的揮霍……玉痕見他滿嘴裏說出這樣不倫不類的話，止不住氣往上冲，又因爲他提到自家父親一陣心酸，含淚說道：原來叔父是爲着這件事來見姪女的。提起來，姪女狠是慚愧。倘若父親在世，他也斷斷不許姪女這樣辱身降志。姪女是勢出無奈，好在當初又經叔父替我做過這主……鏡清不等他的話說完，連忙將雙手一拍笑道：叔父打點的主意還有錯路兒給你走嗎？阿錦告訴我的話不大詳細，來來來究竟你們這結婚喜期可曾確定了日子沒方接洽？當二月十五那邊將五千銀子交給姪女，三月十五姪女便嫁過去。承綺秋姊姊的感情，替姪女向他父親要求在這名分上，總算是明媒正娶，不

以姪妾見待將來叔父總可以和那邊認一門親戚鏡清聽到這裏已是歡喜得無以復加了只見他將個脖子向衣領裏一縮放低了喉嚨悄悄向玉痕笑道其實名分不名分絲毫不算要緊我以為與其做家的太太還不如姨太太佔強就拿眼前事迹做個比喻你父親在日喜歡你的阿媽覺得遠不如寵愛陶姨我呢和你嬸母還是規規矩矩轉是那個蔡媽背地裏打得十分火熱你們自命爲文明女子所以專在這名分上着實研究及至嫁過去之後萬一他老人家竟將你當做正室看待你到那時候轉不能撒嬌撒癮和他索這樣要那樣了這不是自尋苦吃……玉痕到此委實有些不耐煩了便將臉色這沉冷笑道叔父教訓得極是不過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叔父膝前也有女兒呢像這樣庭訓最好回公館向阿錦妹妹說去……鏡清忙陪笑道我不過這麼說一聲兒老子難道還有甚麼歹意姪女何必生氣眼見喜期已是不遠了偌偌我這裏有五百塊鈔洋親自帶了過來原想替置一份裝奩的買了來

又恐你不。大。合。式。你。賞。阿。叔。一。個。臉。收。了。去。隨。便。製。幾。件。衣。服。穿。紮。穿。紮。罷。  
他早從懷裏掏出一個皮夾打開來將一疊鈔票放在桌上玉痕好像沒有  
瞧見似的正色說道這個却不消叔父費心姪女平時拮据也沒有孝敬叔父  
的地方這款子請叔父帶了回去權算姪女已經收了轉送給叔父買點補品  
頤養頤養身體……鏡清嬉皮笑臉的說道哎唷我也知道姪女如今是闊氣  
起來了這點點款項原不放在你的眼底只有一層你是我的嫡親親的姪女  
嫁人又是一件終身大事做叔父的總不能對着你一毛不拔老實說叔父窮  
則窮道不得這區區五百塊錢便貼補你不起你也曉得各處風災水災又鬧  
事宗收得五花八門的了只消叔父在那捐款上悄沒聲的吞沒一筆兩筆儘可有大  
的說道做百姓的只怕地方上出事像我們這班辦善舉的人只怕地方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沒有個白替社會上出力的道理……鏡清正說得沒

高興不知怎樣忽的打了兩個噴嚏。接着又是一聲呵欠。先前的眼淚還是裝。假如今竟自認真起來了。從眼眶裏流向耳朵根旁邊剛拿袖子拭乾。他會久。從新浸出顫巍巍的瞧了瞧。手。表。笑。道。談了有兩刻多鐘功夫時候。真個耽擱。罷。等到喜期那幾天再打發你那嬸母過來幫忙……家人們聽他口氣更不敢怠慢立刻簇擁着上轎徑自回去這裏陶姨笑容可掬又不敢擅自做主便搭訕著向玉痕說道奇呀平時沒有柴米想和二老爺那邊去借三五百文他們將臉仰得高高的都不肯答應怎麼聽見大小姐出閣竟自幾百的送過來了。這是打那裏說起……玉痕冷笑道他們有他們的鬼心眼兒連我也猜測不出好在這銀子是姓葛的與我絲毫沒有相干我孤另另一身而來依舊孤另一身而去萬不能領他這份厚情我已拿定辦法這五百塊洋錢全行交給。娘。好。生。收藏。着。等。霆。兒。成。立。給。他。做。學。費。也。好。或。是。給。他。做。婚。娶。的。費。用。

也好……陶姨笑道大小姐你又何必這樣分清裏白。不久還有五千銀子來呢。憑你的粧奩上也用不了這許多。(在陶姨這邊自然如此着想)玉痕微微一笑。一句也不回答。隨卽轉身進房去了。陶姨雖然碰了這沒趣。然而這一疊鈔票已經完全到手。自是歡喜不盡。剛伏在桌上。一五一十的數得有趣。不防門外邊和擂鼓似的直敲起來。陶姨大驚。將鈔票藏好。連忙開了門。早見先前跟隨鏡清的那個家人跑得七瑞八啞。直撞入裏面。嚷着要和大小姐講話。玉痕不知就裏。一手掀着門帘。問他又有甚麼事。故那個家人喘定了氣。垂手說道。走到半路上。老爺忽然想起一件要緊事。叫小的趕來。問大小姐一句。願替大小姐經手。包不悞事。多則一分少則八厘。那是拿得穩穩的。因爲大小姐白擋在箱子裏。也狠可惜。不然老爺倒親自轉來和大小姐接洽了。實在煙癮發作。不能耽擱。他老人家候小的回信呢。玉痕聽了好生不快。忙說道。請管。

家回去告訴老爺我這銀子委實有要緊用處的不願意放給人家生息叫老爺不必費心說着將門帘一放也不去理會那個家家人只得怏怏的跑回。去告訴鏡清由此鏡清和袁氏他們瞎猜瞎議論了一陣玉痕自從向綺秋提議這婚事以後輕易便不肯到雄伯那邊去走動惟有雄伯日間在外邊幹他的職務倒也媽媽糊糊將就度過這淒涼日子但是每逢夜晚回家宿歇的時候覺得甘碧瑜的影像在堂餘香在室想起從前夫妻的恩愛免不得寸心如割往往哭個半夜加上鈴官有時候依依膝下一張小嘴兒動不動就阿媽阿媽的亂叫雄伯聽了這顆心比錐子刺着還難受至於那些債務又漸漸的逼近窮愁綺恨一時堆集想一個人來談談心事竟是無從去尋覓真是哀猿之腸何止九迴鯨魚之悲乃真萬古已論他心理上未嘗不知道祇有那個葛玉痕柔情俠骨可以算得自家生平的一個知己不過他是個處女過於親密於彼此名譽上都有妨礙而且那一次曾命保姆探聽他的口氣他又毅然拒絕

婚姻既無可望那形迹自然要避些嫌疑所以玉痕雖然絕迹不來他却能够十分體諒他絲毫沒有怨懟不知不覺早已過了好多日子這一天忽然碰着那個連幻佛他們是報界裏的朋友社會上的消息最是靈通碧瑜死後玉痕如何同雄伯打得火熱他通盤都打探得明明白白這當兒便拿雄伯取笑說道雄伯我有一件事要問你葛家那個雌兒近來可曾過江和你親熱沒有：雄伯是個品端行方的人覺得這雌兒兩個字何等輕薄登時便放下一副面孔冲着他說道連先生你這是一種甚麼口角葛小姐和內人是生前至好內人死後承他竭力帮助這事是我尹雄伯永銘心版的恩惠你無論怎樣糟蹋我都不怪務必請你替葛小姐留點地步不用枉口赤舌的憑空造這樣話到這裏將個脖子一歪兩隻腿搖了幾下子陰惻惻的笑說道雄伯你對於這雌兒用情狠深呀原來是我造的輩語哼只許你們做出來不許我們說出來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你越撇清你這一顆心越不

堪。問誰。不知道你和那雌兒有了首尾。連你那小兒子都承認他做了阿媽。你還在我們面前嘴強老實說發奸摘伏。是我們報館主筆的天職。我一者是瞧着平時的交情。二者你也沒有甚麼竹櫃可敲。所以像這樣把戲並不曾替你。在報紙上披露。你若是一定要朦混我那個就不用怪我要實行我的天職了。雄伯此時又羞又急。免強忍着一股忿氣。拱了拱手說道老哥請你不要惡作劇罷。好在葛小姐近來已絕迹。不向舍間去走動。難保不是聽見你們這種論調。他也是個持身如玉的女子。所以一天一天的便和我疏遠起來……幻佛不由哈哈大笑。疊着兩個指頭。照着雄伯的臉響了一下子。大聲喊道好呀。你還輕跌巧翻的將這風流罪過卸到我們身上來呢。給個榧子。你搭搭你處。飛他不久。早又和那姓魯的大人成親去了。虧你有這副老臉。還百般的替他撇清。適才那幾句話是拿來試探你的。他又不是沒生着眼睛。放着魯國。

香這份家當不去做他的姨太太倒跑轉來和你這窮鬼廝混男人家的卑鄙。齷齪我再也形容不出只要有這麼一個女郎稍爲和他親近一點他便沒命的往身上死拉似乎表示他這副標臉是沒有人不愛上他的你剛才雖然假作推諉老實我有兩句批語便叫做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若問你那雌兒是否和你有這麼一回事我真能够替他具一道甘結是斷斷沒有的呀偏生有你這傻子轉裝成這樣活靈活現豈不要將我們牙齒笑掉（毒極惡極此種讖語恐怕天和不少）雄伯吃他這一頓當面譏誚氣得面如土色他又不長於口令連一句話都回答不出良久良久轉向幻佛央告着問道葛小姐嫁人這話可是當真幻佛冷笑道奇呀他與你既沒交涉這嫁不嫁人吃一杯喜酒……雄伯見他確確實實的說出喜期可想這事並不是他們說謊騙我了其實撫心自問原也不想玉痕嫁了給我不知爲甚麼驟然聽見這

事。覺得心裏拍通拍通跳了一下子。真是叫人猜不出是何道理。（此中正索

解人不得請還質諸一切有情者）當下便不肯久坐。快快的別過幻佛。他自走了。幻佛見他已走。忽向側首坐的那個孫大福嘆噓一笑。說道：像這種假道學。若不給他兜心一拳。他還不曉得我們的利害呢？左右不過當了一個勸學所長眼珠子兀自插入額角上去。那一回爲你小學教員的事白受他一頓奚落。後來還和我鬧花胡哨。沒口子說是再來設法。再來設法。他到今日可曾替你設法？沒有。我只知水桶落在井裏。誰料井也有落到我們桶裏的時候。好便好。不好替他弄一段新聞。將這醜歷史宣佈。也算爲我報仇。大福其時正埋頭伏在案上打草稿。順手將筆望下一攢。笑道：小學教員有我這樣舒服嗎？筆尖兒掃掃便是三五千字。至少也賣得一塊多錢。教員有甚麼趣味呢？你們說話的富兒我早得了許多材料了。題目我也擬得現成。便叫做雄玉姻緣。記脫了稿還要費先生的心。拿去給葛小姐瞧。一瞧在五千銀子裏便撥點。

出來算。我這稿費也稀鬆平常。得緊不然我們就大刊而特刊了傳入姓魯的耳朵裏不難起一場小小情海風波。恐怕與葛小姐也狠不利。至於尹老雄是不必同他開口。他負債甚重。那裏會榨得出油水。幻佛一面點頭一面伸出大拇指。指向他笑道。瞧不出你初學做小說。倒已有這本領去和人家鬧。這樣新鮮把戲我也不來打擾。你自去將這篇小說趕緊編好了罷。字數也不必過多。這頑意兒是不和你按着字數付款的。劉克仁今天還請我在九華樓晚宴。不知又有甚麼事要和我斟酌。且不表。他們師徒倆在這裏鬼打算再說雄伯得了這意外的消息。心裏好像失掉了一件要緊東西。一般也不曉得是酸是辣。不由自然的信着脚步繞往玉痕住的那個所在。想和他會一面順便問問這喜事可確不可耐。他低着頭只顧往前走了去。不知不覺已錯了道兒。分明迎面便是那一座蓮慧寺。紅牆無恙。風景依然。想起當初和玉痕在寺裏。一次晤面的景況。一陣心酸。止不住滴下幾點清淚。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

驀然一個轉念暗自嚼念道哎唷我這人好生大意萬一再碰着圓淨他和我提起債務我這不是自己來尋煩惱記得玉痕的住宅離此並沒多遠怎麼模糊糊的倒有些記憶不清了……想着掉轉身子又走好容易一眼瞧見那葛霆幾個小孩子在門外踢球忙向霆兒招了招手霆兒見是雄伯他却恭敬敬的將前面撩起的衣服重行抹下迎得上前叫了一聲尹先生雄伯堆着滿面笑容問道你姊姊可在屋裏不在若是在屋裏請你替我介紹一下子說我特地來訪他有話和他面談霆兒笑道姊姊在屋裏呢剛才還替我批了字本並不會出去請尹先生稍等一會讓我去告訴他他自然出來迎接……雄伯兀自將頭點了一點眼看着霆兒歡喜跳躍的跑入門裏自己站在外面其餘那幾個小學生因為這尹先生是常常到他們校裏去查學的那裏還敢頑皮一個個都裝做出十分誠敬樣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動也不敢動還有膽子小的瞄準雄伯不注意在他身上他便惻惻的溜之大吉一個走了大家

也就趁勢紛然各散。一霎時露出一片荒地。只剩那短牆外邊幾株新吐嫩芽的柳樹。映着斜陽在那裏隨風披拂。許多小雀兒嘈嘈雜雜爭巢覓宿。價熱鬧不多一會已見那霆兒垂頭喪氣的走出來向雄伯說道對不住尹先生家姊已經被一個女朋友約出去晚膳。母親又有事佔着身子不好招待尹先生進去坐地。改一天再由家姊過江去謝步罷。請尹先生不要見怪。雄伯非常失望隨卽追問了一句道這就奇了適纔不是你親口告訴我說你的姊姊在屋裏並不曾出去怎麼這一會子又說被人約出去了我又不曾離開這門一步如果有人約他我在此處也該得瞧見。（這一番詰問想見尹先生老實我爲之忍俊不禁）霆兒想了想登時放下一副正經面孔侃然說道平時老師替我上修身那一課都常常教導我們不許說謊我們也牢記着在心裏無如姊姊他一定叫我照這樣對先生講我又有甚麼法兒呢。（妙語天真爛漫之童子此等舉動正其可愛處）說完忍不住又嘆嘆一笑雄伯聽到這裏方才恍然

玉痕全。是。拒絕。自己的。意思。暗想。你。便是。嫁人。我又。沒有。這。權力。來。阻攔。你。難道。一經。得意。便該。把。以前。相處。的情義。全行。抹煞。才算。得爽快。嗎。由此。可見。得男女交際。大都。出於。一時。感情衝動。日久下來。那些。情投意合。的話。全是。靠不住的。可共安樂。可共患難。大約。除得自己愛妻。而外。其餘。更尋不出。第二個人。來。然而。我的那甘碧瑜。目下。又到那裏去會見他呢……輾轉思維。心裏已是說不出來。苦惱。又恐吃靈兒。見了笑話。只得勉强笑了。笑說道。請你轉達。令姊他的事忙。我原不肯來驚動他。此次奉訪。也由于順路經過這裏。以後也不敢勞他大駕。過江我們的交情。從此便算完結了。罷說完話。轉身就走。當晚坐在自家屋裏。越想越恨他。固然沒有可談的人。便是保姆。他們見他臉上氣色不好。也不敢上前來和他周旋。偏生那個小鈴官兒。因爲感冒了些時。氣身上有些發熱。雄伯好生着急。覺得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這飲食衣服照料。便免不得。這些岔子。少不得又埋怨了。保姆幾句。保姆嚇得大氣也不敢出。鬧得半

夜裏都。不好安睡。雄伯。有時。踅至鈴官牀邊。摸摸他的額角。滾熱的。有些燙手。鼻息也狠粗。想一點汗珠兒。也沒有提着他名字。叫喊他。又不知道答應。慌了手脚。望着保姆。說道。瞧這孩子。狠有幾分病勢。我已經遭了他母親。這樣大刦。難不成這點點血泡。還保存不住嗎？那可就要了我的性命了……說到此。不禁淚如雨下。保姆也忍不住哭起來。哽咽說道。等到明天。看他怎麼樣。請醫生診治。固然要緊。但是我一個人。也照應不及。而且也不敢擔這樣重擔子。依我打算。還得去將葛小姐接來。帮一個忙兒。他的心也狠細。鈴官又戀着他這病。好得快些。亦未可知……雄伯驀然見他提着玉痕。不由跺脚說道。你們真個肯拿正眼兒來瞧我們父子。你不提他。倒也罷了。提起他來。叫我益發傷心……保姆驚問道。當真有這事不成？怎麼以前並不曾聽見他說起？還是葛小姐口告訴少爺的呢？還是少爺得諸別人的傳說……雄伯急道。他嫁人不嫁親。

人與我原沒絲毫干涉。不過他總不該將我推在大門外面，連一見都不肯見。……當下便將今日去訪玉痕，玉痕打發他兄弟說謊的事告訴了保姆。保姆也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叫我們那裏去瞧，在先他和少爺、少奶奶是何等親密，真正能够把頭割下來表明他的心迹。照這樣講，那些替少爺設法還債的話，可想全都是騙我們的了。」說出言語來如膠似蜜，誰知他這一颗心比冰還冷得幾倍。……雄伯氣忿忿的說道：「誰還要他替我們還債？我再窮些，也不至憊賴到這步田地。」這是他的親口說出你們親耳聽得的幸虧我從不肯承認，不然還得吃他留做話柄呢。道好說是一個男人家沒有償還欠款的能力，轉累他這一個盈盈弱質的女郎。我們先將鈴官料理好了，第一件便得擋擋這債務的事。老實說，這所房屋是少奶奶生前起造的，如今既保存不住，只索先將他變賣。變賣隨後我們父子便是棲身在古廟裏，或是倚傍在人家屋檐底下，都毫無怨悔。生成是一種窮命，那裏能够享這安居大廈的福呢。（憤

急如畫)保姆點了點頭說道少爺的辦法固然不錯但是雖將這座房屋賣掉對於債務上相差還遠那個又如何是好呢……雄伯其時只將手指頭在頭髮裏搔來搔去想了半晌方才說道先揀那要緊的償還一半其餘和大家央告央告請他們就待一年半載等我們中國的教育費能於擴充一點然後湊了款子分期歸還想也沒有一個不可以的罷……保姆從鼻子裏哼了一聲不再開口雄伯又分付他好好照應鈴官自己才轉入臥室裏去睡覺幸喜鈴官的病倒不曾遷延下去過了幾日就漸漸好了雄伯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落終日價便在外間徧託朋友在這屋子上想覓一個售主無如急切也沒有人來過問便是有幾處前來接洽誰也不願意出這重價大家都想買個便宜在價目上減了又減削了又削比如這房子分明要值三千他們至多只肯出一千五六百塊洋錢所以十次要弄得九次決裂把個雄伯急得雙腳亂跳有時對着說合的人潑口大罵說這班市儈他們承受產業原是交給子孫去

受用的像這樣尖酸刻薄不用弄得像我姓尹的一橫一豎眨眨眼就畫十字賣給別人我情願被天火燒得干干淨淨決計不賣了看他們怎樣……說合的人見他這樣火性暴躁不覺失笑起來冷冷的說道尹先生你休得使這公子哥兒的性子漫天要價着地還錢買不買在他賣不賣在你我們充當房牙經紀不過想在裏面覓點好處不料好處還不會覓得到手耳朵裏轉灌滿了你老人家一大篇臭話這真是那裏來的晦氣……他們說了這話也就走了。由此你傳我我傳你都說尹先生越窮脾氣越大我們寧可關起門來喝西北風再不願去替他管這些閒事……說也好笑自是以後雄伯這所房屋連問都沒有人來問了眼看看的離那還債的日期不遠真是走頭無路再也設不出一個良策這一天雄伯正坐在屋裏長吁短嘆忽然由僕婦從外面拿進一封信來瞧了瞧分明署着玉痕的名字雄伯觸起近來的事迹憤憤的說道擋在那裏罷他又寄給我的信則甚還是保姆笑着說道少爺性子也太褊急

確是定評世惟褊急者乃不近人情）葛小姐有一千件不好總還有一件好呢。他既然巴巴的和少爺通信少爺也該瞧瞧他這內裏說的是些甚麼……雄伯聽他這話說得也近情理才順手撕開封皮抽出那一張箋紙從頭至尾念了一遍只見他始則顰眉不語繼則嘴邊脣角漸漸露出些笑容兒來及至看到末了忽的咂嘴咂舌說道這事真怪極了怕我尹雄伯總不便承認罷況且他那裏竟肯出這筆巨款若果如此我以前不是轉錯怪了他嗎……保姆見他這神氣很是慌張忙問道葛小姐究竟有甚話說……雄伯笑道他約我後天到蓮慧寺由他自己拿出銀子來替我開發各項債戶又叮囑我當面去取回那些借約免得將來發生糾葛……保姆吃了……嚇驚問道當真有這等事他敢是和少爺鬧着頑笑（豈惟保姆不信卽讀者亦不肯信蓋世無此種義俠久矣）雄伯正色說道他這信上說得規規矩矩決非是鬧頑笑但是他的境況也不寬裕從前他雖說過這話我却不狠相信如今竟自實行起來真

個叫人猜測不出。保姆想了想不覺嘆了一口氣，冲着雄伯說道：「我的少爺，你可白辜負人家的心了。怪道那一次你聽見人說葛小姐要嫁給魯大人，做太太去了，你還氣成那種模樣？可憐這筆銀子定是魯大人交給他的身價。他因為要酬報少奶奶，在日和他的情義，他所以才出此下策。誰知你少爺不但不感激他，還幾乎將他當做一個仇人看待，提起來便恨得牙癢癢的。莫說葛小姐便是我們聽了也狠胆寒。（此番論調可爲玉痕姑娘吐氣）雄伯將前後事迹通盤打算方才恍然大悟，立刻那一把眼淚便撲簌簌的直滴下來。將那信封信紙滴得濕透，重行嚷道：「這個如何使得……這個如何使得？因我尹雄伯的家事累他這清白女子淪爲婢妾，我便活在世上也無面目再去見人。你休得理會我，我自去幹我的勾。當說畢頭也不回逕自大踏步跨出去。保姆不知他安的甚麼心，連忙上前一把扯着他，忍笑問道：「少爺難道跑去和葛小姐拚命？」雄伯連連搖頭說道：「他有這樣恩惠給我，事雖不成，我總得」

感激他如何會同他拚命起來。我此時也沒有別的法子，立刻趕到江那邊和魯國香廝會。先將這話說明白了，叫他千萬將銀子收回，不可娶葛小姐做妾。只要保全了葛小姐這身子，我尹雄伯便吃這些債戶，僵死了那眼睛都閉得緊緊的毫沒怨恨。（雄伯自有不可及處，可謂合之則雙美，分之則兩傷）保姆見他這辦法也還切當，便鬆了手。由他自去，不過雄伯雖然興忽忽的趕過了江，及至尋到那魯公館門首，候門似海，輕易那得容你去進見。早有家人們回說老爺不在屋裏，向局所裏辦公去了。雄伯沒法，又趕到局所，局所又回說大人出外赴宴，不知道幾時才可以回來。把個雄伯弄得像沒頭蒼蠅似的冤枉路，也不知跑了多少。始終不曾見着魯大人的影子。事有湊巧，在這當兒，劈頭忽然撞着象文。象文和雄伯原也認識，只是平時彼此不大往來。雄伯却是要嫁給人家做妾去了。你們也算得是至親手足，如何不設法干預？竟自容他。

這樣胡做……象文見他冒冒失失的問出這句話，心裏十分好笑，便冷冷的說道：尹先生，你也在教育界裏混了半世了，怎麼說出話來這樣頑固做孩子的自由戀愛？雖生身父母也沒有干預他的權力？怎麼你轉來責備我呢？我做哥哥的尙且任他去自由，你再關切些左右，不過和他是一個朋友，如何竟想束縛起他來？真真笑話！真真是天大的笑話……象文說完了，撥轉身子，便自走他的路，更不屑再和雄伯多談。雄伯急得話都說不明白，攔着象文，重又說道：我那裏有束縛玉痕的權力呢？但是他不該將這賣身銀子替我還債……象文笑道：甚麼還債？不還債我絲毫都不知道，詳細你告訴我，也沒用……雄伯急道：可能請你幫個忙，打消令妹這種念頭……象文其時將雄伯上下打量了一番，不免有些詫異，只得笑說道：然則你和舍妹的交際想是很爲密切的了？舍妹爲人並不很獸，他爲甚平白地要替你出這樣大力？有甚麼話？你儘可和他當面談談好了，兄弟却沒有功夫奉陪。此時還得去赴一個女友的。

酒召呢。象文走後，雄伯呆了半晌，覺得這事簡直有些棘手。老賴在江這邊，也不是個頭路眼。見得天又黑沉下來，正不知道怎樣才好。轉念不如徑去會一會玉痕，當面去求他改變宗旨。及至跑到玉痕那裏，依舊回說玉痕不在家中。空勞往返，氣急敗壞的又過江回來，對着保姆他們只是跺腳嘆氣，再也沒有擺佈的法子。還是那個保姆向他勸慰道：罷咧！人家既然出了這樣熱心，你就聽他怎生辦去好了。好在不過是銀錢交涉，萬一你少爺將來發了迹，再按着數目一五一十把來還他，也是一樣……雄伯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這種道理，我豈不明白？但是葛小姐這番待我的情義，與尋常通融財帛不同。老實說，他如果能嫁給我呢，我還可以拚着香花供養，將他當做我的一個恩人看待。我便有酬報他的去處了。如今是怎麼樣呢？侯門似海，眨眨眼，我這尹雄伯就做了路人，莫說窮措大沒有發迹的日子，便是發了迹，償還得他的錢，如何補報得他的恩惠？所以我想來想去，甯可辜負那一班債戶，却不忍帶累這柔情。

俠骨的葛玉痕呀……保姆笑道：這又有甚麼法子？想少爺跑了，這一整天也不會跑出一點頭緒。眼見得明天就到了還債的日子，在這時候你總不能搶入蓮慧寺裏和葛小姐去反臉……說得雄伯嘆嘆笑道：這是一件甚麼事？能够和人家去反臉嗎？我們念書的人再不近情理些，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恩將仇報。等到臨時再看光景罷……他們說話的當兒，象文正匆匆跑入一座酒館，認明了房間，探頭一望，早見綺秋和阿錦坐在裏面，等候自己。原來阿錦因為影戲院裏新來了好幾套影片，當天便偏著綺秋請他去瞧影戲。綺秋又約了象文預備在酒館裏用了晚膳，然後再往戲院。象文才坐下來，便告訴他們在路間撞見尹雄伯的事，又笑問綺秋說道：「你瞧我這堂妹可古怪？不古怪把賣身的銀子拿出來替朋友還債，偏生遇見這位獸鵝朋友，還不肯領他這情？」叫我去阻攔他，你們想想，玉痕若不是愛這朋友，愛到極頂，他肯挖自己的肉去補別人身上的瘡？別的我却不管，只有一件事我狠替你懸心，向尊大人面前。

竭力說合全是你一手辦理並沒有第二個人干預。哼！萬一銀子交割過後，舍妹除得還債以外再和那姓尹的逃之夭夭，你可就對不住你的尊大人了。我勸你還得防備防備，不要弄到那時候叫天不應叫地不靈。如今社會上像這樣頑意狠多狠多呢！你不信？我這阿錦妹妹就算得是個前車之鑒……說畢，嗤的一聲，望着阿錦笑了。阿錦向他啐了一口，笑道：「你休得亂嚼舌頭，說起別人來都拿我做比方。我們雖則偶然自由行動，又幾曾拐逃人家銀子的？」玉痕姊姊他那裏能够及得我……象文笑道：「妹妹休得嘴強！你在九江捲得人家首飾珠寶還少？我只消寫封信兒寄給那小瘟生包管他會尋得來和你算賬……」阿錦其時已急得飛紅了臉，將桌子一拍，嚷道：「好呀！家鬼弄家人！這才是我們中國的怪現狀呢！你若不寫信，你便是個亡八！」混賬東西……象文見他破口大罵也自忍耐不得，正待發作，卻被綺秋攔着冷笑。道：「偶然閒談罷了，自家兄妹忽然又口角起來，我說一句公話。」錦妹妹如果有不是的地

方。你做哥子的只能盡勸導的責任。不該拿話來和他取笑。況且已往的事久已沒有人提及。你怎麼又講到要寫信寄往上海。上海不發生變故。則已。萬一發生變故。你不是處於嫌疑的地位。世間冒失漢子也有。至于冒失到了。你恐怕再也尋不出第二個人了。……又回頭向阿錦笑道。錦妹妹。你且瞧我分上。休得和這冒失人淘氣。寫信替你去報告他。敢……阿錦也便趁勢一笑。說道。嫂嫂你不曉得……綺秋將手中一方綢帕子拍的直向阿錦臉上打來。笑道。你這稱呼怎講。我替你們調停倒調停出不好來了。……阿錦笑道。你只知道怪人。却不知道責備自己。如果你不以嫂嫂自命。怎麼哥哥得罪。我要叫我瞧。你的情分不去計較他呢。象文這時只管將雙手拍得震天價響。流水般的喊。好綺秋也不去向阿錦辨白。轉搭訕說道。我們且講正經罷。休得在這裏胡鬧。吃隔壁人家瞧見。再拿出去當做笑話。博說那又成甚麼體統。玉痕這番舉動。叫我委實也捉摸不定。他如果和那姓尹的好。便不該要嫁給家父。既已

嫁給家父。他這身子便不能屬於姓尹的了。像這樣的愛情。怕就在青年男女裏尋遍了也尋不出一個和他一鼻孔出氣的。除非不出象文所料。或者竟打點了別的主意。也未可知。至於我呢。却沒有甚麼對不住家父。以家父這般大年紀。何苦聽見我提及這話。他便沒口子的贊成。便是出了岔枝兒。也是他自討沒趣。我也管不了這許多。依象文的議論。彷彿要叫我去監察他。我固然沒。有這樣閒功夫。而且玉痕和我也是至好。我不會先以不肖之心待他。以爲人家拿了我們的銀子。便不許他這身子自由起來。（以綺秋與象文兄妹較便覺稍高一等）不瞞你們說。今天清早。我已經將五千兩的支票親自交給玉痕去了。好在至遲也只隔了十天。這十天之中。玉痕若不逃走。那時一乘轎子抬入公館裏。我便落得手續乾淨……阿錦扭頭笑道。到底還有十天呢。我終覺得替你捏一把汗。你敢和我拍個手掌。到了第十天上。若還有個活跳新鮮的葛玉痕交代給你。我也稱不起是逃將軍裏的老前輩了……說着又花枝。

招展的跑近象文身邊伏在他肩膀上。嘰哩咕嚕不知搗了是些甚麼鬼。轉把個綺秋瞧出氣來却好用膳已畢他便拍拍衣服站起來憤憤的說道逃也好不逃也好若叫我鬼鬼祟祟去干預這閒事我是萬萬做不到的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五千銀子在我們姓魯的家裏瞧了去也希鬆平常得緊便是家父捨不得一定和我計較橫豎他將來要拿出奮資來給我的我拚着叫他在這款項裏開除五千銀子他還再有甚麼話說呢。阿錦其時向象文飛了一眼笑說道哥哥你聽見嗎這五千銀子要算是你的損失了你可明白這話裏的用意。象文也是一笑綺秋裝着不去理會他早大踏步下了樓梯他們兄妹也就跟着出來一齊到影戲園裏去了。再說那個陶姨見玉痕已經得了那五千銀子的身價說不出來的滿心歡喜拿得穩穩的總以爲玉痕必然將這款子交給自己及至瞧見玉痕的情形公然將那票子收藏起來不像前番五百元鈔票的慷慨心裏懷看鬼胎又不便徑自向他去討索儘管有一搭

沒一搭拿些話來打動玉痕。不說家中連年負累甚重，就是說霆兒全倚傍你。這姊姊提攜他成立，說到沉痛去處，也不免滴下幾點眼淚。玉痕明知他的用意，又因為他絮聒不清，只得笑說道：「姨娘，你休打錯了念頭。我這筆銀子是要幫一個朋友忙的，能够餘多餘少，我當然交給你們母子去過活。你放心，有我這姊姊活在世上，總不能帶累霆兒受罪。要曉得我們原是一份精窮人家，平時想得十元八元的進項，都不容易。如今已有五百塊錢做了根柢，以後我既然嫁到那邊手頭，少不得要寬裕一點。你還焦煩，則甚！人貴知足，得了隴又望蜀，那就未免過於貪心了。」

陶姨驚問道：「哎呀，幫助朋友至多百十元罷咧。」

玉痕點頭笑道：「兄弟比子拿朋友和你嫡親兄弟比較，又是誰厚誰薄呢？」

玉痕點頭笑道：「兄弟比較，朋友自然是更厚一層的了。不過事有緩急，這樣道理，你姨娘定然不會明白。我此時也懶得和你多講。今晚須索早些上牀，休息休息。明天有些事，狠要白我。」

勞精費神呢。他說完這話便走近粧檯旁邊卸除簪珥。解脫衣服。陶姨見這模樣也不敢再行多話。只得垂着頭。撅着嘴。喃喃的自言自語。回轉他自家房裏面去。第二天清晨玉痕兀自下了床。沿也不去梳洗。儘自拿手托着腮頰。籌畫了好半晌。然後又從抽屜裏取出一支鉛筆在紙上左畫右畫。畫了些數目碼子。方才連那支票一齊收入小皮夾裏。匆匆洗了頭面。隨身穿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臨走時候又催促陶姨起來替他關門。他先一徑到了銀行。將支票換成許多票子。復行轉身向那蓮慧庵裏走來。老師太圓淨見是玉痕好。像到財神菩薩似的眉花眼笑。迎接上前說道：小姐你真是個至誠君子。怎麼約好了這日期。一絲兒也不訛錯。借錢的若都像小姐這樣說。是一說二。是二便叫我們典家堂賣祖宗拿出銀子來借給人使用。也都情願。這外間春風狠大小姐單怯怯的身子如何禁當得起。趕快請到裏面淨室裏坐地。我分付孩子們去預備茶水……玉痕見他這樣殷勤兒十分好笑。便趁勢問道：師

太休得着忙。轉是我拜託你。將各處債主約一約。你可曾替我約齊了沒有？圓淨咧開大嘴笑道。約齊了也有親自來接洽的。也有將全權託給小尼。一手經理的小姐請放寬心。這點小事兒我們辦出來再有個一差二錯怎麼對得住我們這大慈大悲女菩薩呢……他剛說到這裏忽的又將臉色一沉。板起面孔說道不能告訴小姐說出來要叫小姐氣死了呢。世界上不近人情的人。也有却沒瞧見這……說到此他又咽住了。笑了笑道不提。他罷我只是一心直口快。沒一點容人之量。這也不是一件事……說着便支使佛婆們分頭去請各債戶……玉痕搭訕着笑問道。師太適才又批駁誰怎麼說了半句。不說了。我知道你以為不近人情的人個個都不是好人。其實越不是近人情。這人才不至和那些卑污齷齪的社會合同而化呢。比如我的這等舉動在師太這邊看起來自然誇讚我是懂得人情的了。其實拿這不近人情的話罵我的。也不知多多少少。（是言可爲尹雄伯終身知己矣。雖無還債義舉玉痕與雄

伯己心心相即可知）圓淨仰起脖子將玉痕望了望重行笑着說道然則我也不必瞞小姐咧我恐怕說出來小姐萬一動了氣再將這銀子拿轉回去豈不叫我們大失所望……玉痕冷笑道師太你未免太小覷了我呢我既允許替他做這件事難不成因爲你一言半句便賭氣決裂了不成快別要這樣瞎猜我既到了你們這座寶寺便是插翅也逃走不掉了哇……說得旁邊的小尼姑一齊都笑起來說道小姐的話真說得有趣幾乎將我們這些菴觀寺院說成了一個強盜窟穴那還了得我們也沒有別的來罰小姐只罰小姐在佛燈裏添供二百斤香油……玉痕笑道有有我若是有款子餘剩下來定然給師父們買香油在佛前上供……圓淨將小尼姑們眨了一眼笑喝道孩子們休得多管閒事小姐本來是龍女化身他老人家與佛菩薩原是有緣的你不瞧佛菩薩已將小姐送入魯大人那邊去享福嗎甚麼叫做天堂這便是天堂了哇……玉痕紅着臉笑道這些閒話師太講他則甚……圓淨隨卽順

手刷了自己一個耳光，縮着脖子笑道：「該打！該放着正經話不談？我也是歡喜昏了。告訴小姐罷，前兩天那個書獃子尹先生忽然撞魂撞到小尼廟裏來，口口聲聲拜託我勸小姐不用替他管這閒帳。是我當時兜臉啐了他一口臭吐沫……」玉痕皺眉說道：「師太，你這又何苦來呢？」（觀其語氣，護惜雄伯之意爲多。）圓淨睜起怪眼說道：「他說這些沒魂的話，怎不叫人生氣？我說葛小姐，不管你這閒帳也不妨事。你快將銀子拿出來，還我們。我們自然不向你囉唣。」他聽見我這口氣轉又白眉瞪眼望着我，發怔停了一會方才怏怏的走了。小姐你想這書獃子好笑不好笑……」玉痕剛待回答，已聽見外面小尼傳報進來說某奶奶某太太一齊都到了。圓淨連忙撇下玉痕，搶着出去迎接。這裏玉痕便由那個許倩霞女士將他請入自己房間裏，倒茶，擰手巾，懃懃招待，又悄悄地附着他的耳朵，不知說了些甚麼。只見玉痕連點了點頭，笑說道：「你放心，我自有擺佈，斷不叫你落空……」剛說到這裏，忽聽見外面一陣笑語聲音。

原來前面走的是綺秋。阿錦跟隨在後。一見了玉痕。綺秋先笑。嚷道：我們是特地過來瞧着姊姊做這仗義執言扶危濟困的大舉動。順便學個乖兒將來在社會上也好做一番互助的事業。先覺覺人自利利他想姊姊總不至將我們攢諸大門以外罷……玉痕羞得通紅了臉。笑道：姊姊請坐。這不過是一件隨心所欲的頑意兒。算不得甚麼仁義。經姊姊加上這一大篇考語。不叫人笑死也。叫人羞死……阿錦在旁邊咬着牙齒。只是冷笑圓淨。因爲這兩位小姐大駕光降。他早撇下外邊的女客。三脚二步的搶入來。向他們酬應。小尼姑和那道婆見這阿錦活跳新鮮。坐在那裏。想起以前那樁空棺材的案件。不由笑得格格的。你望着我。我瞅着你。圓淨望着他們吆喝道：貴人在這裏。你們嘻天哈地的成何體統。還不快替我將房裏那個茶食菓盒捧上來。讓小姐們隨便放的是些精緻蜜餞。還夾雜着好些馬玉山的糖菓。阿錦起身來拈了一枚。

向嘴裏一撻又輕輕在那圓淨光頭上彈了一下笑道你這老禿驢真會打算呢怎麼把正月裏的菓盒留到這時候來應酬我們吃了你的道好又要來寫我們的緣簿了……圓淨將雙掌一合低聲說道阿彌陀佛小姐說的是那裏話這的確是一位老和尚打從上海帶來給我的我留着動也不敢動特地把來孝敬兩位貴人小姐……阿錦大笑說道好呀這老和尚一定是你的姘頭你敢和我嘴強不然他爲甚麼巴巴的帶糖菓給你嚼吃……一句話引得大家都哄堂大笑圓淨這副厚臉皮子變也不變只是左一句阿彌陀佛右一句阿彌陀佛價念轉是綺秋恐怕圓淨着惱便搭訕笑說道師太你怎樣知道我我們要來特地留着這菓盒孝敬我們圓淨忙正色說道小姐你們是住家人有所不知我們佛殿上不是供養着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嗎這揭諦神最靈最快但凡有甚麼要緊的事他都得在前一夜裏託個夢兒給我（然則師太說的全是夢話了可發一笑）昨天夜裏揭諦神巴巴的又來告訴我說魯小姐和

葛二小姐今天准到小尼這才將菓盒兒打點齊備却幸不會誤事……  
見他說得這樣活靈活現只是掩着櫻口微笑阿錦笑着將綺秋袖子一扯說  
道姊妹你休得聽這老禿驢搗鬼我們閒着沒事且和你向各處隨喜隨喜去  
……一面說一面便扯着綺秋重行向那座大殿上行來玉痕倩霞以及圓淨  
老師太都一齊跟着他們在後面阿錦一時也不肯安靜指指這座佛像敲敲  
那座木魚鬧得烏烟瘴氣大家剛在那裏談笑忽然從天井外邊走來一個女  
佛婆進來身上穿了一件粗布道袍一個小核桃髮髻伶伶俐俐的繞在頭頂  
上一雙小脚新近放大套着一雙黃布鞋子黑襪桶一直抹到膝蓋旁邊左手  
捻着佛珠右手熱烘烘的燒着一大把散香頭也不抬將那一支一支香挨次  
插在各香爐裏插一支香對着佛像拜一拜嘴裏噏哩咕嚕的還不知念些甚麼  
經咒衆人瞧他這模樣忍不住暗暗發笑及至等他將佛拜完驚的走近玉痕  
身邊端着手裏的香恭敬敬的對玉痕福了幾福囁念道好個女菩薩大

慈大悲你這件事做功德大極了可憐我們這銀子是打從盤剝上得來的好容易積成一百二不爭吃那姓尹的一古攏吞沒乾淨叫我這半世如倚靠我又沒了兒子眼見得吃着都沒指望了前天我得了師太的信息把我這幾夜歡喜得眼睛不能合縫今早特地買了些神香一者謝謝菩薩二者謝謝小姐保佑小姐將來多福多壽多子多孫他只顧在這裏嘮叨玉痕又不好意思拿話來回答他圓淨掩嘴說道過太太你幾時又改穿起袈裟來了今天已經不早別人都好道來齊了一會子單單等候你的大駕老奶奶將雙手一指急道我也待早來呢只是那劉瞎子糾纏着他少欠我八百文利息一直鬧到今日八個紙鏃子都不曾到手拚死拚活適才和他打了那一場方才撈着他滴大溜光四百文銅鈔……說着便拿手拍拍腰裏口袋果人數按名一點凡是尹家的債戶差不多都到齊了便將來人邀入他的那座

方丈室裏拖開一張圓桌請大家團坐下來又將各人帶來的借據一張一張的點得清清楚楚便催玉痕將銀子取出來預備兌款玉痕皺着眉頭說道怎麼這時候尹先生還不曾來請諸位少待一會等他親自驗明了借據我的銀子是現成在這裏包不誤事……衆人未及開口圓淨早直着喉嚨嚷起來道小姐你等這獸鵝等到幾時呢我們借據全是死鬼跋筆畫得花押難道還會假了不成……玉痕搖頭說道並不敢說諸位借據會假不過我是替別人做這事若不等候這主人到來冒冒失失的還了款子恐怕將來發生糾葛好在多的時候已經耽擱了這麼一會兒功夫倒反着急來……衆人聽他這樣說法莫不面面相覷兀自做聲不得圓淨師太尤其抓耳撓腮好像熱鍋上螞蟻似的不知怎樣才好嘴裏亦不住千刀萬刀提着尹雄伯儘罵後來還是阿錦替他們想了一個主意笑道急驚風撞見慢郎中這也是一件沒法兒事你們何不打電話到江那邊去催一催呢……圓淨登時便吩咐佛婆向外間去

打公用電話。巨耐那佛婆又不知道這電話是什麼東西。儘翻着一雙大白果眼。身子動也不動。圓淨氣得亂嚷。亂喊。這時候阿錦早跳起身子。說死沒用的東西。我來替你們跑一躺罷……說着拽起他的那條長裙。飛身就走。綺秋見他這樣自告奮勇的樣兒。瞅着他只是儘笑。你道阿錦爲甚這般熱心。原來他因爲玉痕對着這姓尹的用情如此之深。可想這姓尹的生得必非常漂亮。所以大清早起便約同綺秋趕到蓮慧寺來瞻仰。瞻仰這位美貌郎君。誰知等了這半日功夫。還不曾見着那姓尹的身影。別人着急爲的是財。阿錦着急却爲的是色。（世間造孽不外此兩途言之可爲浩嘆）其中緣故只有綺秋明白。他在背地裏着實有些忍俊不禁。果然不會隔了一會工夫。只見阿錦花枝招展的笑得進來。拍手向圓淨說道：可晦氣嗎？累我白跑一躺。他們在電話裏告訴我說尹先生已經過來了。大約立刻就到……圓淨一千人聽見這話。方才歡喜那一片阿彌陀佛的聲音。你一句我一句。又嚼念起來。再說尹雄伯知道。

這件事是免不掉的了。老賴在家裏不好意思來和玉痕廝見吃。那保姆逼迫不過，好像綁他赴法場一般，挨得一刻便算。一刻後來覺時候漸漸不早，保姆又埋怨他不該累葛小姐在那裏。老等他想來想去，甚是沒法，只得一步懶似一步的慢慢渡過了江，剛跨入寺門。那兩個小尼姑像瞧見了寶貝，立刻飛奔進去告訴大眾。圓淨冷笑了一笑，過老奶奶也板起一副面孔，惟有那個阿錦忙位尹先生却是中人身材，五官也還平整整，惟是他的那副臉皮子黑得非同尋常。難看再加上兩道濃厚眉毛，彷彿一對板刷，壁直的安在眼睛上面，雖然不常難看，再起鬍鬚，至于那些鬍鬚根子却和鐵針一樣，由腮下一直連到鬚角旁邊。曾留起鬍鬚，若是一般，起鬍鬚至干那些鬍鬚根子却和鐵針一樣，由腮下一直連到鬚角旁邊。若是有人和他接吻，定然一戳便是一個小洞。衣服的形式又不知道研究，穿了一件三尺八寸長的黑色布棉袍，加的那件馬褂子，倒有二尺二三寸長短。遠遠望去，簡直是清朝人穿的袍掛。其時他又挾着滿肚皮的羞愧，那副黑

臉裏再泛了些紅暈，儼然堆了好些退光紫漆，把個阿錦瞧得大失所望。（吹綢一池春水不知底事干卿）掉轉臉嘆息一笑，又重重的向地啐了嘩吐沫。自言自語的笑說道：哎唷，那裏跑得來的這等活鬼！我這玉痕姊姊真要算得是個別古董的行家，怎麼將這人不要的古貨吃他一古攏兒？收擄得來若是將這位尹先生陳列在博物院裏，倒可以代表我們中國人的奇形怪狀。（論雄伯何至如此之醜？不過一經時髦女子法眼便有此等設想，以貌取人吾爲雄伯叫屈不置）綺秋忙攔着他笑道：錦妹妹，你少嚼些兒舌頭罷，吃玉痕姊姊聽見瞧他來，擋你的小嘴……其實這當兒玉痕不但沒會留心阿錦的神態，便是綺秋說的話，他也沒功夫去聽。含笑向雄伯說道：尹先生，你怎生這樣蠍蠍螯螯的事體？總是要做的，何必累諸位？等得許久，所有借約一并檢齊，在這裏請你細細過一過目，我們便好照着上面兌價。還有一說哩，論外間還債的規矩，大都多少有個折扣。我因爲他們有大半是佛門弟子，靠着放債度活。

(佛門弟子與放債度活字樣不連可謂語妙天下)好在我們的款項也還充裕不如徑自按照上面的數目攤還……玉痕才說到這裏那一片阿彌陀佛的聲音又如潮而起了從熱鬧裏那個尹雄伯板起一副正經面孔荷荷的向玉痕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累小姐替我這樣出力我打從前日聽見這信簡直和做夢一般糊裏糊塗的幾乎辨不出是真是假今天果然由小姐將我喚得來只是我呢……他說出這四個字把不住一陣心痛那眼淚便直滾出來(此等處最難形容若一味虛詞謙遜不成其爲尹雄伯矣)玉痕也不理會他這些話只是嫣然一笑立刻摸出許多票子按着一張一張的借據分派不到一刻功夫已將各債還得清清楚楚自己還餘剩了幾百塊錢光景依舊揣入懷裏然後命圓淨取了一根火柴將所有的借據命雄伯親自燒去燒完之後雄伯不由分說拍地一聲扒在玉痕裙邊碰了一個響頭引得阿錦他們都譁然大笑起來羞得玉痕滿臉通紅又不便還禮忙攔着說道尹先生你

這。又。算。甚。麼。呢。我。一。時。動。心。情。願。替。我。那。姊。姊。甘。碧。瑜。盡。這。義。務。與。尹。先。生。毫。沒。干。係。要。知。道。一。個。人。生。在。世。上。與。國。家。無。益。與。社。會。無。益。區。區。此。躬。幸。喜。還。能。值。得。這。五。千。多。銀。子。若。使。這。五。千。銀。子。用。不。的。當。我。就。未。免。負。了。我。自。己。如。果。用。得。的。當。雖。再。陪。貼。些。出。來。我。都。情。願。何。況。還。多。得。若。干。足。够。我。這。十。來。天。的。日。子。使。用。自。是。以。後。你。自。爲。你。我。自。爲。我。固。然。記。不。得。有。這。恩。惠。給。你。尹。先。生。請。尹。先。生。心。裏。也。不。必。記。着。我。這。一。番。舉。動。流。水。行。雲。不。遇。偶。爾。機。緣。相。湊。並。沒。有。甚。麼。可。以。研。究。的。價。值。——玉。痕。這。一。篇。話。說。得。衆。人。稱。奇。叫。怪。尤。以。阿。錦。不。住。的。在。背。地。裏。納。罕。歪。了。歪。嘴。向。綺。秋。笑。道。你。可。聽。見。嗎。我。這。玉。痕。姊。姊。簡。直。是。個。獸。子。替。人。家。做。了。這。偌。大。粗。活。他。不。但。不。自。居。爲。功。而。且。叫。人。家。不。用。將。這。事。放。在。心。裏。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安。的。甚。麼。心。腸。若。說。他。和。這。尹。先。生。有。特。別。感。情。呢。像。這。樣。醜。鬼。玉。痕。再。沒。生。着。眼。睛。也。不。至。將。這。廝。放。在。心。坎。兒。上。况。且。瞧。他。們。的。神。情。聽。他。們。的。口。氣。又。絲。毫。沒。有。尷。尬。然。則。我。前。天。

替阿媽他們籌劃的那條計策，怕又不免套入夾層子去了。（下文情事先在  
阿錦口中一點）一番話說得綺秋也笑起來，用手刮在臉上羞他說道：「你還  
口口聲聲自命爲女陳平，我說的話如何？」玉痕姊姊斷不是這樣人，他若是  
騙了我們銀子逃走，與女拆白黨還有甚麼分別？別人我不敢替他下這斷語。  
至於玉痕，我却相信他，斷斷不是女拆白黨……說着又咬了咬牙齒，瞅着阿  
錦微微一笑。阿錦使勁在他臂膊上撞了一下子，笑道：「他不是拆白黨誰又做  
過拆白黨來？你也休得將女拆白黨看輕了。這班英雄若沒有幾分姿色，和  
十分本領，便是想在這拆白黨裏掛個名兒，我恐怕他們黨員還不准許他入  
籍呢。（偏爲女拆白黨爭氣，奇絕妙絕，阿錦之自命可想而知）兩人正在旁  
邊說笑，玉痕不曾留心，一面忙着送出那些債戶，一面打發尹雄伯走路，臨別  
當兒又問鈴官子近來可還壯健，雄伯哽咽着告訴他，鈴官子有病新愈的話。  
玉痕嘆了一口氣，說道：「咳，無論保姆再關切些，那裏及得生身阿母照應妥帖。」

我好在還有幾天耽擱能彀抽一點功夫還得過江來看望看望……雄伯其時已是說不出來的心中感激因為旁人太多便有甚麼心事也不好敘說只得別了玉痕徑自出寺這裏玉痕方才折回身子進來向綺秋他們笑道你瞧我忙得可累贅呀馬不停蹄只顧在這搭兒奔出奔進轉把姊妹妹妹們擋在這裏連談談閒話兒都沒有功夫……綺秋嘆息一笑說道我和姊姊以後聚首的時間狠多着呢也不在乎忙在這一時倒是姊姊這番義舉叫我瞧着狠是傾佩你也休息休息罷怕你這身子這幾天以來也累够了……玉痕將雙眼一抬笑道這算得甚麼姊姊也拿話來和我客氣可想你還不知道我這人……他說過這話又向圓淨招了招手圓淨在這當兒對着玉痕已是說少不如折給你現款請你替我去料理料理罷圓淨笑得呵呵的說道小姐休多張

得理會他們這個如何使得快將這鈔票收起來小尼斷斷不敢領此厚惠  
：他嘴裏雖這樣說至於那張票子手裏却捏得緊緊的死也不肯鬆放（形  
容得不堪可爲普通敲竹槓家畫一幅現狀）玉痕笑道我要你領我這厚惠  
則甚呢我又不是送給你的本來清淨佛地吃我們今天在這裏鬧得人仰馬  
翻佛菩薩豈不要生氣供點香油也好懺除懺除我們的罪過……圓淨聽到  
這裏忙合起雙掌一直拱至胸口打了一個稽首笑說道小姐既這樣講我便  
替菩薩多謝小姐了阿彌陀佛像小姐這樣的爲人方才稱得起是一位大護  
法呢我也沒有別的報答小姐只隨早隨晚在佛菩薩面前多替小姐念幾卷  
保壽經保佑小姐長生不老……阿錦聽着忍不住好笑便伸出一隻手打着  
圓淨笑罵道我把你這老滑頭你不是簡直當着和尚罵禿子我姊姊給你的  
錢你就替他念經又稱讚他是一位大護法然則我和魯小姐都是吝嗇的一毛  
不拔豈不叫我們聽了難受好好隨後你若是到我們公館裏去領月支我

不。分。付。家。人。們。摑。斷。你。這。老。鬼。驢。腿。我。就。綺。秋。忙。接。着。笑。說。道。妹。妹。講。話。須。得。  
分。清。理。白。不。要。將。我。牽。涉。在。裏。面。我。們。只。可。惜。多。進。了。幾。年。學。校。祇。曉。得。科。學。  
是。萬。能。的。對。於。這。些。神。佛。委。實。有。些。大。相。信。不。是。我。說。一。句。促。狹。話。師。太。雖。  
說。是。替。玉。痕。姊。姊。在。佛。前。點。燈。我。怕。這。香。油。斷。乎。不。在。燈。裏。一。定。生。了。兩。條。腿。  
奔。入。廁。房。裏。替。師。太。們。去。炒。小。菜。……一。句。話。說。得。滿。室。裏。鬨。然。大。笑。有。個。佛。  
婆。躲。在。窗。外。嘔。嘴。咂。舌。底。笑。道。瞧。不。出。小。姐。這。點。點。年。紀。說。出。話。來。簡。直。如。同。  
眼。見。的。一。般。模。樣。怎。麼。這。點。小。頑。意。兒。他。都。打。聽。得。明。明。白。……圓。淨。通。紅。  
了。一。付。臉。既。要。來。敷。衍。阿。錦。又。須。拿。話。去。解。釋。綺。秋。弄。得。七。顛。八。倒。嘈。雜。當。中。  
不。知。怎。樣。才。好。畢。竟。玉。痕。長。厚。笑。向。圓。淨。說。道。師。太。你。自。有。事。去。罷。我。們。這。裏。  
却。不。肖。你。奉。陪。坐。一。會。大。家。用。該。散。了。……圓。淨。得。了。這。道。赦。令。趁。勢。含。笑。走。  
外。面。的。人。都。散。了。坐。在。這。裏。也。沒。有。趣。味。隨。即。望。綺。秋。擠。了。擠。眼。睛。站。起。身。來。

便和玉痕告別。玉痕留他到自己屋裏去坐。他只是笑着不肯答應。（弄神弄鬼使讀者自悟）綺秋也微微笑了。笑兩人先自出了蓮慧寺不提。惟有那個許倩霞依依在玉痕身旁一步也不輕易離開玉痕。知道他的心事又檢了十元給他。倩霞這才千恩萬謝。玉痕又笑問道：聽說你們那位黃先生已經吃了許多景萍驅逐出門了。有人告訴我說他已轉回漢口。不曉得可會到你這裏來纏擾。沒有（蕉影事跡先在此處一點）許倩霞見他問到這裏不由臉上一紅。低下頭只不開口。玉痕瞧他這模樣狠是可憐。遂不便往下再問出來。尋見了圓淨向他道謝了幾句。然後才轉回他的住宅說也奇怪剛剛走到門口。只見車兒馬兒成大堆的排列在這裏擁擠不開。外面站着三五個家人。一見了玉痕忙不迭垂下了手吆喝。一聲大小姐回來了。玉痕心下狠是詫異便對着他們問了一句：難不成你們老爺又過來了嗎？家人忙回道：不是老爺是太太。玉痕點了點頭立刻大踏步搶了進去。那時候袁氏已高高的坐在堂屋裏。

身邊伺候着三五個僕婦和丫頭。陶姨忙得手忙腳亂，一面敷衍袁氏，一面又付精神來和玉痕應酬。笑說道：「你叔叔不放心，恐怕這樣大事，陶姨一個人支持不得，特地打發我過來，帮着大小姐料理料理。」玉痕紅着臉說道：「這也算不得甚麼。轉勞叔叔和嬪嬪這樣操心。姪女如何擔當得起？」袁氏笑道：「哎呀！大小姐如何說出這話？我們算是嫡親骨肉，沒有一件事不痛癢相關。譬如從前大小姐住在我們那邊，我們對於大小姐真是恨不得將這顆心掏出。來這是大小姐素來知道的。我這話可有一句說謊。（挨打挨罵，豆但大小姐記得便連在下也還記得一笑）如今撞出這天大的喜事，我們做叔嬪的萬一袖手旁觀，那也算不得人。簡直是畜生不如了……說着，又回頭向一個僕婦發落道：「你出去叫葛貴他們先回公館罷。這邊房屋小，狠不用。他們在這裏胡鬧……僕婦連連答應。逕自轉身要走。玉痕忙接着說道：「劉媽，你叫葛貴他。」

們晚飯後再來接太太回去。我留太太在這裏盤桓一天呢。（留而不留口角最妙）袁氏嘆嘆一笑說道：大小姐休得客氣，我暫時是不回去的（尤妙）。劉媽替我分付他們傍晚當兒將我那個隨身衣箱送將過來，順便再帶兩床乾淨衾褥梳洗傢具。大小姐這裏是現成的，將就使用着也還不妨……玉痕聽到這裏不覺暗暗吃了嚇心，想這是一件甚麼頑意兒，咧若說他們獻着懸懃也懸懃，不到這個分際，難道其中又另有作用不成？（一猜便着）心下雖如此着想，外面又不好露出聲色，只得勉強陪着袁氏談笑了一日，果不其然到了傍晚，家人們又將應用物件一齊都送到這邊，陶姨雖然不大高興，然而又不敢和這位太太違拗，兀自騰挪了一間房屋，好好安置他們主僕接連幾人。一般模樣，把個玉痕氣得半死，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那一天阿錦和秋他倆看了影戲以後，他疾忙轉回樓上，將玉痕打算逃走的信詳詳細細細。

告訴了他父親葛鏡清不無又粧點了許多簡直說得活靈活現鏡清一聽只邊見這模樣使勁將鏡清拍得醒轉便勸着說道老爺何必爲這事着急阿玉如溜走損失的是魯大人與老爺毫沒相干（却不道還有五百元鈔票）急壞了身子豈非狠不合算鏡清睜圓兩眼對着袁氏呵叱道你懂得甚麼我的一際遇以後全仰仗阿玉一人身上他嫁了過去我立時可以發迹萬一走銀錢還是小事這這……他說到這裏渾身有些發抖上氣不接下氣只走是儘喘阿錦也知道自己的話說得太急忙笑道阿爹女兒倒有一個主意不是由阿爹將玉痕姊姊接得過來將他圈禁在我們樓上到了星期那一天由我們這裏拿轎子送他到魯公館這麼一辦便有一百個玉痕插翅也難飛掉老實說了罷這時候只有阿玉可以得罪我我却不敢得罪阿玉（作僞心勞……鏡清喘定了搖頭說道這話也難說你接他他不肯來又有甚麼法兒呢掉

日揣真是苦惱）依我不如叫你媽到那邊去過個十天八天外面假說是帮同照料內裏却實行監察只消挨過喜期可就安然沒事了你們大家公議看瞧我這條計策可行不行阿錦聽了將他那兩隻小手掌拍得像霹靂似的不住聲的喊好蔡媽也在旁邊百般的贊成他贊成的用意是因爲主母離開這許多日子他就可以和鏡清着實親熱親熱富貴人家的門庭像這樣把戲狠多也不足爲奇的惟有袁氏聽了這話雙眉一皺將嘴唇一披冷冷的說道這件事我不敢擔任好便好萬一不好我不是自討沒趣隨後還落得老爺埋怨這趨差使請你委任別個去罷……鏡清怒吼吼的罵道你又來刁難了只是我一個人想飯吃你們都在這裏坐觀成敗好好你若不依我我們立刻分家各走各的路……袁氏還待分辨禁不住他這位愛女百般央告蔡媽又冷一句熱一句在旁邊慇懃袁氏想來想去真是沒法只得順從了鏡清在這天早起兀自坐着轎子過來他雖然坐在玉痕室裏時刻刻深恐出了岔枝兒放

出本領來。百般監察。你想玉痕怎能自由行動呢。巨耐玉痕心坎裏又蘊藏着一件要緊的事。急待出門去走一走。知道和袁氏說明白了。他一定拿別的。來阻攔。於是心生一計。從清晨時候便悄悄的下床。再瞧瞧袁氏和那些僕婢話。千人都睡得和死狗一般。便連陶姨也不會起身。他親自從箱子裏取出他所餘剩的鈔票。轉身就出了大門。將兩扇門輕輕帶上。不知到那裏去了。其時陶姨見時光已是不早。先喚醒了葛霆。替他梳洗。梳洗預備打發他到學校裏去上課。沒多一會。僕婢們也驚醒起來。忙亂了半天。只不見玉痕出房。大家總去請安了。此時並不見他的影子。心下懷着鬼胎。便問身邊那個丫頭說。玉痕在房裏幹甚麼呢。丫頭忙搖手說道。這幾天大小姐想是辛苦。讓他多睡一會兒也罷。袁氏含笑點了點頭。後來梳洗完畢。忍耐不得。徑自踱到玉痕房裏。只見錦帳四垂。寂無聲息。登時嚇了一跳。慌忙揭開帳子一看。那裏

的。有。玉。痕。睡。在。裏。面。呢。袁。氏。直。着。喉。嚨。怪。叫。起。來。衆。人。聽。這。聲。息。不。好。不。約。而。同。  
一。閥。而。入。不。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發。怔。一。句。話。都。說。不。出。口。旁。邊。有。兩。個。  
僕。婦。戰。戰。兢。兢。的。說。道。奇。呀。這。早。晚。大。小。姐。如。何。便。自。出。門。敢。莫。是。應。了。太。太。  
那。句。話。兒。了。袁。氏。又。氣。又。急。却。好。那。個。丫。頭。還。站。在。一。旁。不。由。分。說。先。順。  
手。刷。了。他。一。個。耳。光。罵。道。死。賤。人。你。說。大。小。姐。睡。覺。呢。不。是。你。這。賤。人。耽。誤。了。  
我。如。何。會。闖。下。這。樣。禍。事。事。已。如。此。我。還。有。甚。面。目。回。去。見。我。們。老。爺。  
說。着。兀。自。放。聲。大。哭。陶。姨。不。知。就。裏。忙。跑。來。問。長。問。短。袁。氏。一。面。哭。着。一。面。便。  
將。來。意。一。長。一。短。的。告。訴。了。陶。姨。陶。姨。這。才。恍。然。大。悟。一。時。也。慌。了。手。脚。沒。口。便。  
子。喊。說。道。這。便。如。何。是。好。太。太。要。想。法。還。該。早。些。想。法。遲。了。怕。輪。船。開。行。便。是。  
火。車。站。裏。也。不。可。不。打。發。人。去。偵。探。（活。活。見。鬼）袁。氏。哭。道。我。是。一。個。沒。脚。  
蟹。這。等。事。叫。我。如。何。辦。理。依。我。的。主。意。還。得。送。個。信。給。他。叔。叔。你。們。看。是。怎。樣。  
陶。姨。忙。答。應。道。這。辦。法。最。好。事。不。宜。遲。便。分。付。吳。媽。他。們。到。公。館。裏。去。跑。一。  
次。

罷……僕婦們聽見這話，覺得軍情緊急，也不再待袁氏發落，果然跳出大門。跨上人力車子，跑回去報告。鏡清去了，再說鏡清這幾天心裏狠是快樂，知道玉痕那邊有袁氏照察，一切料也不至發生意外。況且家裏少了一個袁氏，他落得和蔡媽大張旗鼓補償他們平素的相思，況味終日在烟床上有談有笑，十分寫意。這當兒，烟癮過足，蔡媽正坐在他的身旁，指東劃西的講，他們沒要緊的閒話，嚮不防那個僕婦上樓來稟明這事，直嚇得鏡清一咕噥坐起翻着大眼吆喝道：怎麼，怎麼？你們太太難道是死的？他自己不曉得負的這重大責任，這還了得？我的希望可算是一古擺兒，摔入東洋大海去了……說到這裏，他兀自暴跳如雷，兩隻腳將那樓板踩得骨通骨通，價響其時，驚動了阿錦飛也似的搶得上樓，問明這事，他不禁眉飛色舞，不住的將個小嘴咂了幾咂，似乎賣弄他有先見之明，耳邊只聽見鏡清將他母親罵得狗血噴頭，他也不便在裏面調停，只是咬着牙齒發笑。蔡媽却忍不得了，冷冷的望着鏡清，笑道：咳！

老爺平時提起太太來都以爲太太能够替你支持門戶。凡有甚麼心事沒有。一件不和太太商量我們好像都是只是吃一碗閒飯的如今弄得好便叫去。看守大小姐他轉輕輕的將大小姐放得走了。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老爺休得糊塗。甚麼叫做結髮夫妻。那是全然靠不住的。明是帮助你。暗地裏却幫助別人。轉不及我們這樣拙口笨腮的婦人。要是不把這顆心交付給老爺。如果把這顆心交給老爺。便拿鐵砲來轟我。也轟不動。並不是我在這裏說一句現成話。那一天老爺萬一分付我過去辦理這事。憑大小姐生着翅膀也飛不出我的手掌心。（偶得間隙便進讒言。自是此輩常態。特不知彼爲主人者專喜與若輩爲緣。抑又何也）小姐在這裏呢。你覺得我這話可有半字兒錯。說着便扭頭扭頸。恨不得將鏡清頭上的無名孽火再提高三丈來去和袁氏拚命。阿錦笑道。蔡媽這些閒話也不必再談了。大小姐既已逃走。可想而知我年紀雖輕。至於料定的事却是絲毫不爽。爲今之計。爹光是着急也。

沒中用。趁這時候還早，趕快打發家人們向四下裏堵截，還要叮囑他們只消見了大小姐身影，不問他怎樣捉回來由爹發落，爹不必再姑息他罷。像這樣敗壞門風的女孩子，便立刻處死了也不爲過。（謂玉痕敗壞門風，不知彼又自居於何等可發一笑）一句話提醒了鏡清，真個刻不待緩，隨卽將一千家人都喚得上樓，好像差遣軍隊一般。衆人得了這番號令，各自分頭去尋覓。（活活見鬼）阿錦也自放心不下，又跑到玉痕這邊來探聽消息。鏡清只是抓耳撓腮，連午飯都不曾好生去吃，亂嚷着心坎上疼痛，慌得蔡媽替他揉胸抹肚，亂了好半天。一直挨至日落時分，誰知那個玉痕竟吃一個家人在渡江的小輪船上尋獲着了。那家人不容分說，上前便同玉痕囉唣，硬逼着他來和鏡清廝見。玉痕也猜到其中緣故，又是生氣，又是發笑，說道：我僅過江走了一趟，鏡要你們這樣忙亂，則甚？叫我去見你們老爺，正不妨事。瞧他又怎生奈何我？家人見玉痕肯和他同走，心裏再喜歡不過，以爲這場大功出自自己手，少不

得都該得老爺好些賞號當下便替玉痕雇了車子自己押在後面風馳電掣轉回公館鏡清得着這信將心上一塊石頭頓時放下見了玉痕他又不敢得罪他轉換了一付笑容問道賢姪女你可將我嚇死了怎麼向別處走走也不給我們一個信……玉痕正色說道姪女又不會爲非作歹行動是我的自由何勞叔叔費這樣心徧布網羅彷彿姪女要發生別的變故究竟叔叔是安的甚麼意思鏡清吃他這一問轉回答不出怔了好半晌才笑說道我因爲姪女的喜期看看不遠了萬一你竟有個一差二錯那邊魯大人豈不是問我要人姪女如何怪得我着急呢……玉痕冷笑道這一次喜期是純粹出於姪女自己情願又不是由人强迫難道姪女得了人家這筆銀子轉捲包逃走不成請叔叔放心姪女的墮落已狠覺得對不住死去的父親斷乎不至再弄得身敗名裂帶累死者蒙羞生者飲恨叔叔不要將別人的舉動疑惑到姪女身上姪女便感激叔叔不淺……鏡清見他說得這樣嚴聲厲色又深悔自己的舉動

過於鹵莽。萬一觸惱了這位新姨太太將來在魯大人面前便不好希望他們的提拔了。當下慄慄懃懃着實安慰了玉痕一頓又吩咐廚房裏備了飯菜親自陪玉痕用膳。玉痕在江那邊鬧了一會肚腹裏正覺得饑餓也不客氣徑自和鏡清將飯吃畢然後才轉身回自己住宅好在這當兒袁氏已得消息了。玉痕回來大家也不會說甚。這幾天大家都提起精神來替玉痕料理喜事。喜期已到魯國香那邊特地備了花轎娶玉痕過門及至玉痕嫁到那邊究竟有無變動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